罪惟録

二四

罪惟錄列傳卷之五

翼運王國列傳總論

漢因楚起。項羽為漢弒楚義帝。明因宋起。張士誠為明殺宋之。劉福通。偉也。明非濠州。釋縛亳邑。分符即安得以佛子大主運。然福通而在。勢必擁左副元帥。俾不得獨制金陵。郭滁陽而在。半道邀鴆之計不行。豈數字符。朱公子立致戲下。惟吾命矣。劉殉安豐。郭須和陽。則前此扶將長養之功。而不可沒。等之陳張輩之互逐。豈非忘明之所由肇造也 祖之於宋。懷享謳必報。於滁陽漢。然即久之崇封。 淂已。知初之見忌。想有不能堪者。至尽步之

後廖德慶為之或曰帝不深求德慶其所以慶小明更刻滁陽矣雖然、二氏之磨拭有明其勳績當在六王以上不誣

翼運王國列傳

滁陽王郭子興

郭子興、其先曹州人。父郭公善日者言、以其術遊濠之定遠、定遠富家有女瞽、郭公為推其干支、生子貴。翁以女郎貴。鄉之人知其瞽不取也。且業已過時。便與郭公。而厚嫁之。郭公自得女。術益售。久之、遂大買田宅。為定遠富人。生子三、子興其仲也。郭公死、三子益以富為豪。元至正辛卯、妖言起。韓山童亂汝潁、徐壽輝擅蘄黃、芝麻李亦與其黨彭早住趙均用等陷徐州、子興心動。推牛酒。散錢帛。結士。與里中豪孫德崖等四人。共率衆襲濠州、據之。權不稟一。

俱自稱元帥。有事共議之。元將徹里不花主兵、憚不敢進、惟日掠良民為盜以邀賞、百姓益投入城自保、至正十二年壬辰閏三月、太祖釋皇覺寺、趨濠、門者以為間、行負鑽、子興。異。太祖狀貌。為解縛。收置帳下。俾長十夫。子興驍善戰。每出。太祖從旁翼衛。䟫盪無前。斬首獲生過當。因間與謀事。頗寵重。引為親近。宿州人馬公者、嘗使氣殺人避仇定遠、與子興交善、從之濠、病且死、馬公無子、有季女、為鄭媪出、以託子興、子興以為養女、及馬公卒、子興既殊異太祖自得太祖、四帥頗計得太祖功、夫人張氏乃間進曰、朱某。材。應。有。以。固。其。心。勿。令。走。他。人。遂以馬公女妻太祖。是

為孝慈皇后。時四帥皆木强。不能一語。子興較通敏。而臨陣勇悍過之。頗嘗得末座。意激。輕四帥。或出非語侵之。于是德崖輩合謀挫子興。每公會。語不酬。子興拂衣就舍。引病。太祖曰。彼日益合而翁益疏。何以善後。子興爲勉彊一赴。明年。使太祖行收兵。併諸寨。衆遂數萬。攻下滁州。元守將何世階來降。九月。彭早住趙均用等徐州戰敗。奔濠。德崖等不能拒。遂尊事之。出其下。早住頗有權略。自用子興與相結。德崖等旣心忌子興。微間均用曰。郭某但有彭將軍。與不知有將軍矣。均用怒。相與伺子興出。篡得之。械德崖軍。太祖按劍起曰。郭吾父。匕。有急而劫之。爭、偕郭公子

往想早住早住為馳德崖破械出之則元賈魯圍濠急也解佽合力背城以拒會月哥察兒益助賈魯滁幾不守明年春賈魯卒軍而圍解早住自稱滁淮王均用稱永義王子興為元帥如故諱稱長久大王時二王挾子興屯泗州使人邀太祖太祖固不往未幾二王爭殺早住中流矢死均用乃併有其眾所部而德崖等兩子興舊為陰陽之于是必殺子興太祖遣說客間之曰公昔困於彭城南趨濠郭公開壁而相納死矣得濠據其上更欲害之背德不祥郭不若善遇之藉其力以緩急均用乃已旋又告均用郭公居肘腋旦夕為患不若縱去之便子興乃得以萬人至滁尋欲都滁

自王。太祖。不可。時太祖所部已數倍之矣。悉以歸子興。而
說于子興者曰、鎮撫得衆心。行自大。子興惑之。夷太祖他
將。奪其左右用事。獨李善長涕泣不肯行。會諸將戰歸、各
有所獻、太祖無所獻、子興益不悅、馬后乃悉所有遺子興
張夫人。夫人謂子興曰。公知所以得至此乎。趙王殷掌公
畏朱公子不發。今舍若奚賴。子興始悟。又明年、滁大旱、太
祖禱于栢子潭、與神約。發三矢而還。越三日、大雨。十月、元
脫〻圍張士誠高郵、分兵趨六合、六合乞援滁、子興故不
慊六合帥、且怯元兵、固不許、太祖曰、六合吾屏蔽。六合破。
滁不獨存。遂與耿再成前據瓦梁壘。為六合声援。元兵攻

壘、垂破。疾復完。如是數四。乃歛兵入壘。出婦女倚門。戰手。罵。元兵相顧錯愕。忌戰。乘間脫歸滁。而元兵大至滁、乃設伏城外、令再成佯走誘之。敵果中伏。大敗去。奪其馬百。旋。恐。其淩至。令諸父老具牛酒犒師。而還其所奪馬。曰、非敢為亂。備他盜耳。顛併力高郵贖罪。元兵解去、覘取和陽、子興問計、帝請如製為廬州路義兵甲三千。使敢死士服之。椎髻左袵。以四橐駝。偽為廬州馳犒者。張天祐湯和率以前行。和陽人見之。必驩呼闢門。又、疾舉火為號。而絳衣千人、耿再成領之。繼其後。夫攻之。無不利。子興從之、前軍至陡陽關、和陽人果出遠迎、欵食城外、過期不舉火、再成疑

青衣兵已入城、遂率衆城下、元平章也先帖木兒閉門縋壯士出擊、再戰不利、中矢反走、元兵逐之、會日暮、收還、而天祐青衣兵遇城下。出不意擊之。衣服亂、元兵大敗。小西門。門外、湯和追及之。奪浮橋登城。大呼也先驚遁去、再成等不知也。子興亦以天祐等戰沒、方詒太祖失棨、會元兵遣使詣滁諭降、城空虛、子興益恐、太祖令塡三門兵于南門。入使者。叱膝行。子興諭之、多失辭。太祖從旁曲讚之。衆欲殺使者。太祖徵曰。殺之亦怯。是速其來。不若。恐之。大言。縱去。彼疑、不進。于是再請二千人、往收敗卒。身覘取和陽自贖。促至城。始知天祐等已捷得之矣。夜呼門。太祖免冑

示之得入会元兵十萬来攻阻隍、毀去子興遂命太祖總
兵和陽檄至、未發、時諸将驕、不肯下、太祖徹除榻以覌之—
俗尚右則諸将坐上坐滿唯虛左末坐太祖太祖即末坐
不為異已而遇城守机密諸将瞠視、無可否太祖剖決立
辦奉命甃城諸將率惰廢太祖按界刻期成于是作色陳
檄前下拜曰恭主命非我敢擅、因南面按劍大言稱總兵
權尊、違令者罰軍正諸将始皇恐就貼先是城破、太祖出
巡軍、見小兒號其母坻側曰、吾軍有而母子悉縱所掠令
故夫欢挾去尋濠帥孫德崖以故舊提其衆就食和陽、太
祖意私其衆、可有德崖故為不告而納之而大非子興意

子興遂視師和陽。德崖請謝去、太祖留之不得、其前軍行二十里、太祖出餞所素、聞城中軍閧急、促還、而前軍又至、抽刀扼中道、擁馬銜而行、太祖詈、既脫銜疾馳、則追者蔚集于背、行十里許、復為短兵所及、顛墮馬、適有故人馳呼共乘、而遇德崖弟自和陽來、必殺太祖、張甲者、從傍解之、而公存亡未可知歟、朱公子當不幸、而公苦兩傷、吾為子馳視之、則子興鎖德崖而與之酒、及還告眾怒猶未平、張護力夜與共寢、旦復羈麻湖中、會徐達等以身質太祖歸、德崖亦脫去、子興性暴急、既報仇不成、又以太祖權日盛、中恚、乙未正月、卒歸葬滁陽、子興四子、長二子忌太祖威

各、置鴆酒、躬往迎太祖、或微告太祖、太祖半道、忽控馬仰
天為恭、如見神人。顧二子正色曰。即何負若。乃見毒二子
誤以閩空語。惶恐謝。汗浹背。下馬伏地。稱死罪。自是不敢
有異謀。會宋劉福通奉韓林兒稱帝、都亳馳檄招子興、次
子為都元帥、張天祐及太祖以右左副之、會和陽食盡、太
祖略巢湖水軍、破元蠻子海牙、渡江、取太平、郭元帥與天
祐從攻集慶路。元福壽埜先等迸拒秦淮水上。咸戰死。長
子病歿、三子以失職為不利、死、或曰三舍人皆戰死、而季
子老舍存。一女侍太祖、即郭惠妃、生蜀代谷王、洪武元年、
追封子興為滁陽王。命有司建祠。祭以中牢。以宥氏為奉

祀世守。而俊老舍家。洪武十六年、命太常丞張來儀撰子興廟碑、々々言王無後、後二十八年、命旗手衛官李忠召老舍黑窪廠。往四川侯蜀王。老舍生謙、々生昇、々生信、々生琥、世以王孫朝京師、琥乞恩、弘治中、得為奉祀、繼請乞不休、正德中、奪官、

論曰、滁陽果能用太祖。即天意不屬。獨不能顯融霸江上數十名城哉。卒悻悻求一快所欲擊與四帥而五。頓所以雲雷太祖者厚誼不可忘。乃其謝諸校于和陽。不聞呼太祖而託其妻与子。有滁無和。想夢寐不釋。觀二子治鴆以邀赤之非遺命所及矣。為滁陽廟碑。既稱無

後漢名黑窰外志羅延宗々雖然子晏晃轉戰女錫徹
諸藩節使世老舍以濮陽侯篤世名爲遇我或曰秦
淮之後是死小眼而天祐尚存與潞元帥者但以官着太
祖意不偏史乃荒之情有然也

宋韓林兒

韓林兒、本姓李、欒城人、先世嘗以白蓮教惑衆、謫徙永平、元末、父山童、復倡言天下大亂、彌勒下生、明王出世、遠近愚氓、翕然信之、于是潁川劉福通與其黨杜遵道韓咬兒等謀動衆、以宋末丞相陳宜中嘗自占城歸、云帝昺入倭、遂聲附之、称山童係宋徽宗八世孫、生海外、得還、當主中國、傳檄有云韞玉璽于海東、取精兵于日本、大宰以復興亡宋為辭、先是元至元中、天下騷動、其自湖廣河南山東以往盜名號者、三百餘處、戊子、台州方國真始據有土地、元憚戰伐、以官撫之、辛卯、羅田徐壽輝稱帝于蘄水、以

紅巾為號、略地、設官屬、時四月、元參議賈魯集丁夫二十六萬濬黃河、求禹故道、河夫怨、山童乃以童謠故有石人一眼天下反之語。遂偽鑿石埋濬處。如其語。民相驚擾。從亂。如鶩。山童因之起、亦以紅巾為號、縣官捕山童殺之其妻楊與林兒遁武安山中、福通等以林兒主兵、陷潁州攻破羅山、確山、上蔡、真陽等縣、及汝寧府、光州息州、八月、元也先帖木兒擊復上蔡、殺韓咬兒、明年、其衆尚十餘萬、壬辰、郭子興亦從濠得太祖、入滁陽、乙未二月、福通乃自碭山夾河求得林兒歸、立為帝、軍中聲呼明王都亳州、國號宋。建元龍鳳、冊楊氏、稱皇太后、以杜遵道盛文郁為丞相、

福通羅文素為平章、劉六知樞密院、六好殺、軍中稱劉太保、每陷一城、對人為糧、析鹿邑縣太清宮材、建宮室、林兒徙擁空名。事皆決于福通。凡起兵叛元者。遙附隸之。三月、滁陽王卒和陽、通遣人招其所屬諸將附宋、張天祐往受命、還檄子興次子為都元帥、天祐為右副元帥、太祖為左副元帥、乃設小明王木主載軍中事無大小咨以行然實無所奉節制。丙申、元將答失八都魯率兵伐宋、福通逆戰、敗元兵于長葛、會哈剌不花引兵來援、連敗福通于太康、十二月、進圍亳州、福通不能禦、以宋主林兒奔安豐、時太祖用龍鳳紀年、渡江下金陵矣、福通用兵無先後之序、及

首尾呼應之法、不固根本、亦未嘗扼要、以規便取勢、寡謀淺慮、事無規摹、且號令不稟行、聽反側子散走、于是兗豫而北、極大同塞外、東至遼陽、西迄長安、南涉江淮、皆其鞭弭所及、諸将蹂躪、民不堪命、故敗不旋踵。丙申三月、福通犯汴梁、取大名衛輝等處、分軍三道、一趨晉冀、一闖關中、一出山東。明年、走汴梁守将竹真、乃自安豐迎林兒都之、是時元将多敗、或陷或復、唯察罕帖木兒兵最勁、遠近褒之。凡福通所遣毛貴之圖山東者、初陷膠州、元脫歡死之、連陷萊陽、攻益都、未下、趨濟南、元山東宣慰使董摶霄大破貴兵于城下。元擢摶霄郡元帥、有忌其功者、譖于太尉

紐的該摶霄以老疾辭請以弟昂霄代未幾復命摶霄守
長蘆摶霄曰吾釋此去濟南必不守行駐南皮詔改拜河
南左丞甫受命而貴兵猝至諸將懼請退摶霄曰死報国
耳援劍督戰力盡被殺不見血有白氣及半空是日昂霄
亦格戰死貴乃與不蘭奚戰好石敗之不蘭奚奔濟南貴
馳陷濟南殺守將愛的隨陷般陽及薊州灤州至柳林元
樞密副使達谷珍戰死樞密同知劉哈剌不花敗貴兵貴
還據濟南建賓興館置屯田三百六十餘處于萊州攻滕
州元守將以城降辛丑元命察罕總兵狗山東貴與田豐
逆戰皆不利元復東昌冠州府田豐與王士誠俱降于察

罕、貴獨固守濟南、察罕分奇兵間道出宋兵後、南略泰安、逼益陽、北狥濟陽、章丘、中據瀕海郡邑、自將大軍攻濟南、三月、復之、貴亡走、己亥、為趙均用所殺。貴黨續繼祖復殺均用。而福通所遣李武崔德丙申、破商州、元奉元路判官王淵起兵復之。九月、入潼關、殺元參政述律杰、元豫王阿剌忒失理會樞密同知定住引兵復潼關、亡何、武等復陷潼關、元平章百家奴潰去、豫王又復取之。武等敗走、丁酉、破武關、趣長安、分兵東略同華諸州、三輔震恐、豫王移書求救察罕。察罕新復陝州、輕兵赴援、與李思齊夾擊、殺獲無數、武等敗走、福通以其無功、責之、急遂叛降于思齊、而

福。通。所。遣。田。豐。丁酉、攻東昌、元太尉紐的該擊敗之。戊戌、連陷東平濟寧、紐的該棄東昌走、豐據東昌、復陷益都、大掠廣平、退保東昌、庚子、攻陷元保定路、元遣樂元臣招諭豐。々殺之、不應。辛丑、與察罕戰、不利、察罕甥擴廓。視為子、會関保虎林赤等由東河造浮橋而濟、豐以二萬人奪之、不得、関保等且戰且渡、拔長淮、進攻東平、豐戰大敗、遂與王士誠俱降于、察罕、為元前鋒、下宋隸州及濟寧、壬寅六月、豐復與士誠謀。刺。殺。察罕。豐等之降也、察罕推誠待之。數獨入其帳中。六月、豐請察罕行觀營壘、或勸從力士防变、察罕不許、曰、焉得人々防之矣。乃輕騎抵豐營、為士誠

所殺。豊等遂入益都、察罕卒、元朝野震悼。追封潁川郡王。以子擴廓代、擴廓旣領兵、攻益都急、豊乃間請救于福通、福通自率兵往援、亦半道敗還、豊等城守堅、至穴地通道、乃拔其城、擴廓醢豊士誠以祭其父。豊等旣死。山東地元盡復之。而福通所遣關先生與破頭潘諸將。破懷慶等處。轉攻陷晉寧、關先生等乃分兵二道、一出絳州、一出沁州、踰太行、焚上黨、及攻破遼州、元將虎林赤擊敗之、關先生轉攻陷晉冀雲中雁門代郡、遂掠塞外諸郡、察罕遣關保等分兵阨塞、絕其歸路。屢擊敗之。已而元周全與伯帖木兒有郄、以懷慶叛歸宋、劉福通盡驅其民入汴、全還攻察

罕洛陽、察罕登城以大義責全。全。愧。退。師。福通以其師不進、救之。時関先生乘察罕還兵河南、乃自塞外東還、攻保定、不克、陥完州、又西掠大同興和中都諸郡、復東向至高麗界、與破頭潘等焚上都、宮殿略盡、陽元總管李震死之。义之士誠等死益都、而關先生亦轉戰不利、敗亡福。通。所遣。白。不。信。大。刀。敖。李。喜。々。等。之。趨。關。中。也。不信攻下秦隴、破鞏昌、以喜々守鞏昌、而身進圍鳳翔、元察罕暗益兵鳳翔、諜不信等圍城、察罕乃自外將鐵騎晝夜馳二百里、分兵張左右翼、掩撃之、城中亦鼓譟出、不信兵大潰、奔四川、随令李思齊張良弼等共撃喜々子鞏昌、喜々亦敗走四

川至。于。福。通。所。屬。吳。天。保。故猺賊、聚衆寇沅州、陷武岡路、
元湖廣右丞沙班討之、戰死。復陷靖州、尋敗沒、福。通。所。屬。
俞。君。正。亦聚衆陷荆門州、知州聶炳死之。而別將黨仲達
陷岳州、君正復陷中興路、平章咬住與戰、敗績、判官大都
死。之。義士范忠、荆門僧李智固、率義兵復中興、君正敗死
又。所。屬。鄧。忠。起兵陷建昌路宜黃、涂裕與郡武應必達等
攻陷邵武路總管吳按攤不花以兵禦之、千户魏淳出奇
計擒裕、必達、而復其城、蓋自已亥八月、察罕南下、復汴梁。
福通復以林兒入安豐。時諸路師咸敗績、安豐之勢日蹙、
癸卯、吳遣呂珍乘擴廓歸河南、與李思齊相疑、乃將兵二

十萬攻安豐、福通遣使詣金陵撥救、太祖自將以往。未至、安豐城破。福通見殺。（金陵[illegible]）呂珍戰不勝。棄城走。廬州左君弼助珍、亦敗去。太祖遂以宋主林兒還金陵。曰此楚義帝也。諸將議于中書省設御座、奉林兒。劉基不從。後蹴太祖所坐胡床。遂不果。尋寄陳天命所在。曰、此牧豎耳。何爲者。然、紀年猶仍龍鳳如故。丙午十二月、林兒殂或曰沉于瓜步云。比稱帝十二年、太祖始改明年爲吳元年。又明年、即皇帝位。國號大明。以小明王故。不忘舊也。亦以應讖也。

論曰、太祖之自宋左副元帥也。不足諱也。而史乃重言之。林兒即不必果徽宗後。乃以欒城豎子動搖元祚焉

筆所及東西萬里如劉福通等誠可為亂天下之才矣頑劉誠意之不救安豐屬有遠畧夫救安豐則必存林兒存林兒必更存福通度福通果能屈首太祖下惟左右我掣豈能久屈首林兒、不為陳友諒江州內擊之計、且能聽太祖屈首其下、唯左右我、幸而福通先斃中書輟座太祖乃無慚德嗟乎、當日孫壁太平以家呼吸故堅人知之矣、迺宋之疲元力而預為明地者人未之知也、不然以毛貴田豐關先生李武等大小數百戰一一而明身試之、即太祖自饒勝略、頑寧不百難、且後時哉

罪惟錄列傳卷之六

衡運諸國列傳 總論

嘗疑古九經諸策昌以畏天下為帰久知天下之勢不可一日不在朝廷也貫盈甚紂云耳其寔勢去之也聖門久有未藏之律矣元非真有幽厲之暴即如幽厲幽厲未嘗遽絶於天而東周君以不為幽厲失之元之勢猶大異于東周之君也徒情解氣散而中原反側三百餘處浸淫為陳張數雄衡運云者無所一定之辭也有天命者任為之雖然亦関人事當時赤符順天以他不成賊不足數至方明州為衡運之始於是爭勢爭力爭智爭人宋載自亳潁挾

勢。而力与人、咸過諸雄。顧于智未深。得輒不守。漢勢不及宋。猶大過方與張。智力与人。數十倍不啻。一入南昌。而四者俱詘。明氏保夔閩。獨得勢。故後服也。明因。勢于宋。因人。与。加于漢。与吳、諸未嘗能自振。而吾智過之。雖相衡、乃反為我用矣。而况。以。德。行。仁。誼。又。莫。與。衡之哉。

僞運諸國列傳

金朱光卿、聶秀卿 趙韓法師、周周子旺、棒胡李志甫、范孟、蒋丙、何仁 羅天麟、陳積萬 彭和尚、

金朱光卿、廣東增城人、元至正二年丙子、與其党石昆山鍾大明等聚衆作乱、建僞號曰、金、改元、赤符、時恵州民聶秀卿、亦鼓其鄉無頼、操戈响應、走與光卿合。寔元末首難云、元以兵討平之、

趙韓法師、名失 四川合州人、僞稱神人授以妖術、擁衆作亂、稱南朝趙王。以海内。咸不忘趙宋也。尋敗滅、

周周子旺、江西袁州人、煽党稱周王。改元。久之、元以兵戲

之伏誅
捧胡、河南陳州人、以焼香惑衆、残信陽州。破歸德鹿邑。焚
陳州。屯於杏園。已而敗散。
李志甫、漳州南勝人。呼党残其鄉、元至元四年、圍州城、殺
守將搠思監。
范孟、河南杞縣人、元至元五年、以其衆殺河南平章慶訪
等、拒黃河作乱。
蔣丙、道州人。元至正元年、与其党何仁、乘湖廣燕南山東
諸盜起、嘯聚自稱順天王。尋撲滅。
羅天麟。福建汀州人。与其党陳積萬、合靖州猺人吳天保

等起殺元湖廣右丞沙刺班掇至六萬至正六七年間沿江共起多從之

彭和尚翼瀏陽人能為倡頌御人念弥勒佛號夤夜焚祝愚民惑之遂相煽衆數萬欲自為亂而遍于漢沔徐濮泗遂與合後為陳友諒所殺

論曰彗出於昴元運不長日光卿以往咸為治平大義先驅雖旋蔑旋滅而既動者萬不揚靜夫諸負業力未獲全見乃欲其衆足屏氣復其心未起其如夢不釋雄遲何而後陳張數英雄坐而收之遂以長其聊大旗鼓

方國真

方國珍、避諱改國真、台之黃巖人也、長身、貌黧黑、負膂力、兄弟五人、咸剛戾、父伯奇、農懦、無所不狎侮、俗佃見主人、拱侍如承官府、伯奇益退蹙、至不自容、里人咸笑、國真張目曰、彼猶人。何所上下。乃自醜如此。他日、伯奇或遇屈辱、逡〻退告所知、吾兒不讓人。伯奇死、兄弟力作、豪同畔、稍裕、主人至其家、復責以故事、从積聲色、不堪、國真怒。佯雞黍、醉主人而殺之。時同里蔡亂頭、嘯聚海上、被逮、多所株連、國真有怨家陳氏、訟與盜通、國真妻匿戚陳氏。陳之屬計天官、即捕國真、方就食。左手舉几自蔽。右手握門關格

救捕者。遂與兄弟及諸子里之懼連及者。咸亡入海。時至正八年戊子旬月間得數千人。掠漕運。執海道千戶事聞。詔行省參政朶兒只班總舟師捕之、躡福州五虎門、國真勢促、且焚舟去、忽官兵內自擾。國真反襲之。執只班。只班求脫。願請于朝招国真。詔從之。授慶元定海尉。國真雖受官、無所仕。兵聚不解。仍出沒海上。攻溫州、不克、焚掠去。辛卯三月、元副元帥董搏霄以兵敗之。國真僅以身免。六月、復聚衆攻黃巖。百戶尹宗戰。死。去攻溫州、江浙左丞孛羅帖木兒遣元帥泰不華以火筏爍之、退去。于是孛羅期不華大閭洋會戰。國真諜知之。乘夜先犍卒突孛羅營。官兵不

戰潰赴海死者過半。執李羅及郝萬戶、囚舟中。復脅撫郝故出元高麗奇皇后位下請託公行。俾得脫。詭言于朝。下不華復招諭之。壬辰春、乃就不華降。會江浙募舟師征徐州、國真以訛言驚懼、復叛、劫衆下海、二月、不華軍澄江、遣義士王大用往諭國真。拘大用不遣、以小舸三百泛海門、犯馬鞍諸山、不華誓衆曰、此往克則諸君功。不克、死報國矣。國真使其黨陳仲達僞受款、比至、仲達目動氣索。不華知其詐。手劍起斬之、躍賊船。復格殺五六人。賊群刃至。不華瞋目叱之。衆氣奪。復奮殺數人。賊乃攢槊洞。不華死猶植立不仆。事聞、詔追封魏國公、八月、復寇台州、浙東元帥

也忒迷失及福建元帥黑的兒合兵擊走之。國真行金賂元執政甚勤。癸巳三月、乃命江浙左丞帖里帖木兒南臺侍御史左答里失復招諭之。時劉基為浙西行省都事建議謂。方。氏。首。叛。宜。捕。斬。不。可。赦。官。之。是。教。反。執政便國真。賕臺議。謂基擅作威福、罪之、竟授國真徽州路治中。兄國璋廣德路治中。弟國瑛信州路治中。督遣之官、終疑懼不赴。復據海道、阻絕糧運。元復遣江浙右丞阿兒溫沙與慶元々帥納麟答剌會兵討之、皆敗。元無如何、復招安從其所欲。以國真為海道漕運萬戶、國璋為衢州路總管。先是、海上民趙士正諸家起義兵與方氏戰、子弟多創死。不獲

沾一命。而方氏累叛累進秩。功罪亙人。無以勸。乃多甘心從亂。而方氏益横。國真旣受官。不聽調。時汝穎兵亂、四方多故、元益驕縱、不能制。九月、以兵突入台州路、執元帥也忒知州趙宜誥等、據台州、執進士潘省中不屈。殺之于隘。慶元路與台相接、學録王剛甫嚴正。分守東門。方氏憚、不敢窺者久之、乙未、剛甫解去、國真以舟師奄至、元帥納麟不能禦、闢門納之、國真陽尊謁納麟不犯、况慈谿令陳文昭、永嘉丞達海、鄉進士趙惟恒于水、寇昌國州、爲達魯花赤高昌帖木兒所敗。國真憤、復益兵爲寇、或訛高昌去、高昌怒曰、是我效節之日也。城破。高昌力戰死。乘勝陷餘姚

州、同知尭堅義責之、尋搆殺尭堅、斥地至上虞、與張士誠接。七月、遣其將李德孫襲温州陷之、以子明善為鎮撫、先是、温岷岡王子清、不。肯。附。方。氏。被。磔。柟溪劉公寛積禦盗功。官都事。憤子清死。率衆襲鎮海門。走明善。十月、元院判邁里古思出兵曹娥江、圖慶元、敗還。明年七月、元復拜明善為判院、明善脅留詔使李國鳳。悉官其黨。然後得赴于是公寛勢不能與伉。明善計飲醉公寛。而容購其僕金興刺殺之。取其首以獻。妻。侯。氏。自。經。死。明善以金興叛主。斬以狗。戊戌春、黄巖章子善好縱横術。說國真曰、元數將終。人皆知之。今所在分崩。各思乘時以立功名。明公果奮臂

一呼。浙江而上。豪傑景從。立可数十萬。然後南北抗絕。擅
漕粟而食之。如是青徐閩廣遼海。惟公所欲。霸業可成。国
真曰、君言遠矣、竟不能用。久之、元欲藉方氏以定姑蘇。因
授國真浙江行省參政、兄國璋皆轉官、国真聞吳中富饒、
亦欲自為計。率舟師五萬、進擊崑山州、周將史文炳呂珍
統十將軍禦之、步騎夾岸為塹、国真曰、類海泥淖。步騎互。
猝不得成列。吾知其無能為也。身率壯士趨蔚子橋、奮擊
周果步騎亂。五將軍敗沒。死者数千人。国真七戰皆捷、士
誠請和、元令国真罷兵、還治慶元、兼領溫台、全有三郡之
地、遂以国璋国瑛居台、明善居溫、留弟国珉自副、十二月、

太祖親率師下婺州、遣主簿蔡元劉招諭国真、国真欲藉聲援觀变、己亥三月、遣使奉書幣、盡以其地来獻、令次子關為質、太祖曰、交質、衰世事、吾推誠相與、安用質、子寿後錢珠玉于馬鞍来献、直千金、却之曰、吾方有事四方所需文武材賢、所尚錢穀布帛、此瑤巧非所好、復上書願守郡邑如銭鏐故事、歳貢白金給軍費、許之、遣傳士旻煜授國真行省平章、煜還言国真方為元具舟、合士誠漕海、加官太尉、爵衢国公、時太祖急備漢、未暇討也、太祖既破友諒于龍江、國真懼、遣人謝過、壬寅、苗兵亂、殺胡大海、持其首奔國真、国真不納、進師合討、国瑋中流矢死、太祖遣人挐

之更遣典籤劉辰通命國真歸二姬貽之辰却不受始元
察罕平定山東江南震動太祖遣千戶王華挾三千金附
国真海舟至燕通好元隨遣尚書張昶等出諭俄而察罕
死金陵兵威日盛国真欲誅昶以媚我昶竄我游兵獲之
甲辰九月明善攻土豪周宗道于平陽宗道急來歸胡深
以兵援敗之遂下瑞安明年六月復取樂清獲其將吏釋
戍常州丙午元以國真為浙江行省左丞相諸子弟皆改
官丁未吳元年李文忠下杭州初国真約杭州下納土入
侍至是據境自若太祖怒與書數其十二罪国真懼集群
臣議獨丘楠力勸歸命以保富貴不聽九月命朱亮祖討

之。時士誠就縛、吳平亮祖軍新昌、遣將破平闗嶺、至天台、守臣湯盤以城降。尋敗国瑛于台州。亮祖進薄城下、国瑛走入城。徇下仙居諸縣。十月、追国瑛于黄巖。守將合兒魯以城降。国瑛復走海上。太祖命湯和為征南將軍。吳禎副之。合討国真于慶元。十一月、亮祖進攻温州。克之。明善已先遁。分兵徇瑞安。守將俞伯通降。追襲明善于樂清。克之。大獲其戰艦士馬。湯和兵至紹興。渡曹娥江。上虞餘姚皆降。進兵圍慶元。國真棄海舟先遁。府判徐善等率其屬出降。定海慈谿等縣皆下。太祖再命將軍永忠益兵助湯和合討。国瑛遣其子文信詣亮祖納款。時國真欲揚帆遠去。

風鞭不利。窘甚、遂遣郎中陳永奉書湯將軍求降。又遣其次子閔更名明完納省院諸司印章。降表略曰、臣聞天無所不覆、地無所不載、王者體天法地、于人無所不容、切念臣本庸才、處于季世、保境安民。非有黄屋左纛之念。曩者陛下霆轟電掣、至于婺州、臣愚以為天命有在、遣子入侍。陛下開誠布公。賜以手書。遣還質子。俾守郡縣。如錢鏐故事。十年之間。與中吳角立。皆陛下之賜也。不意今年以來。老病交攻。頗成昏昧。兄弟子姪輩。志慮不齊。致煩陛下興問罪之師。然猶未免為洪海計者。昔孝子于其親也。小杖則受。大杖則走。今臣之事。適與相類。臣請面縛。待罪闕庭。

復恐陛下萬一震怒。天下後世。不諒臣得罪之深。將謂陛
下不能容臣。豈不累天地之大德哉。葢、幕官詹鼎所撰、艸
也、太祖覽之、嘆曰、孰。謂。方。氏。無。人。是。可。以。治。國。真。矣。賜書
原宥。國真既降、得舟楫器械以萬計。改慶元路為明州府、
後改寧波府、徙其屬官劉庸等于濠州、明完獻二郡水手
數萬人。請沿海築城備倭。從之。明年正月、太祖即皇帝位、
國真入朝。賜第居京中。與李思齊同受行省左丞祿。以其
子禮為指揮僉事。明完為鎮撫。姪明謙亦指揮僉事。洪武
七年、國真卒、年五十有六、兄弟俱不知書、時佐其謀議者、
劉仁本、張本仁、鄭永思、丘楠、葉楠、永嘉人、頗廉慎。餘皆由

州縣胥吏進用、貪賄營私、無深慮遠略、子明善居溫、頗循法度、而國瑋國英居台、惟以殖貨為富家計、及降、棻佐皆枉死、惟赦楠、仕為韶州府知府、

論曰、元以高官賞叛。即奈何不美兵。元亂自方始。然則劉福通以下。不勝數。皆。為。方。黃。巖。所。遣。矣。徒恃狙詐。非有長駕遠馭之略。比之宋將毛貴田豐輩。猶當北面。安。所。望。章。子。善。之。計。得。行。矣。使。獻。郡。質。子。之。日、出。舟。師。應。江。陰。局。促。張。氏。封。疾。及。世、不。足。酹。也、袁柳庄一見國珍、語人曰、南人胡相。豪服見人猶可觀。冠服則陋鄙矣。終非成美名者。

天完徐壽輝

徐壽輝、行貞一、羅田人也。姿狀龐厚、為布販往來蘄黃間、性寬縱無他才能。先是瀏陽僧彭瑩能為偈誦衆徒而袁州慈化僧瑩玉亦以彌勒訛言煽人、湖湘狂驚。適壽輝浴鹽塘、身恍惚有光。麻城人鄒普勝異之、聚衆紅巾為號、推壽輝盟主、攻陷蘄黃、以蘄水為蓮臺省。壽輝自稱為皇帝、國號天完、改元治平。時至正十年辛卯冬十月也。以鄒普勝為太師、黃陂人倪文俊為將、陷元饒信、守臣魏中立、于大本死之。壬辰春正月、遣丁普郎等陷元漢陽及興国府、鄒普勝陷武昌、曾法興陷安陸、知府丑驢戰死。進陷沔陽、

推官俞祖述力竭被執罵不屈支解之、二月、陷元江州、總管李黻死之黻字子威、汝寧人、泰定丁卯、進士及第、與兄子秉昭俱及難三月、漫遣兵陷元袁瑞、直抵盧陵、攻破吉安、鄉民羅明遠復之秋七月、遣項普畧自徽饒犇攻杭州、城無備、元參政執敬出禦死之時詭托弥勒教不殺與淫、投服者但署姓名于簿而已會元之師董摶霄移兵來會、平章教化欲退保湖州、摶霄請急擊勿失、諸將難之、摶霄拔劍瞋目曰、相君在是慢令者斬遂戰復杭州降其將潘大斧梅元蒔、進復廣德蘄饒逼徽州、天完有道士能作十里霧摶霄引兵擊擒之焚其書徽州亦下十一月、天完趙

普勝周驢等據池陽太平諸郡、攻安慶、衆號百萬、元江西平章政事星吉募兵、得三千人、進克銅陵、復池州、又復湖口。解安慶圍、克江州、綴江西要衝、以圖恢復、月從救援不至、力戰、衆死且盡、星吉猶堅坐不動、俄中流矢、仆、敵素聞其名、不忍害、舁至客室、乃蘇、衆羅拜饋食、星吉叱之、凡七日、北面再拜曰、臣力竭矣、自刃死、癸巳十二月、元卜顏帖木兒及西寧王牙罕沙合兵破蘄水、獲其官屬四百餘人、誅之、壽輝復徙漢陽為都、乙未春正月、倪文俊復陷沔陽、元威順王令其子報恩奴同元帥阿思監、水陸並進、至漢川、水淺、文俊以火筏焚之、報恩奴死、三月、陷襄陽、五月、復

破中興路、元帥朵兒只班死之、六月、太祖渡江、取太平、時文俊以軍功專恣、欲謀殺壽輝自立、不果、奔黄州、而文俊部將陳友諒乘釁襲殺之、併其軍、自稱平章、十二月、明玉真據成都、初、玉真爲俊部將、文俊死、玉真貳友諒、開西蜀、自固郡縣皆附、戊戌春正月、天完友諒破安慶、夏四月、復破龍興、己亥六月、攻信州、破之、冬十二月、友諒刼壽輝于江州、庚子夏五月、使人弑壽輝、而自立、壽輝凡稱帝十年、

論曰、金不令人思、人思宋、故鍾大明之冒大金、未幾敗滅、而諸竊名號者、皆不及宋之十二年、海内憐帝焉之不終也、僞且然矣、天完初起、牽託彌勒因果、山童六籍

其聲息、禪教似古墨翟。不止蠱人心。而且戕國運、其名之為禍、已自如此。縱橫江北不能自制而一聽之望鹽塘之光者。光盡即奈何。倘不下江州而全任明玉真、闌門西蜀、或治平十一年可也。曰、不然。文俊欲褰壽輝自予。安知玉真不預潔大西蜀蓋友諒之激使然耶。玉真之胸。安得有壽輝在

漢陳友諒

陳友諒、沔陽人、故謝氏、贅陳、父普才、黃蓬漁子也、友諒性險險有智略深通兵法初為沔陽書獄吏不樂其職浩然棄去嘗出泊磯下有鳥聲或似陳皇帝云因自負欲有所為父普才嘆曰捕魚兒何為吾不忍見矣即毋令我知匿去友諒遂與其弟友仁等聚衆、應天完徐壽輝於漢陽隸倪文俊、年三十有餘矣慓迅狡猾出沒叵意所向必克歷功為領兵元帥始迎其父歸軍中笑曰、大人第觀兒所為丁酉、文俊擅權、驕、謀弑壽輝、不果、奔黃州、友諒既心忌文俊乘其貳假大義起襲殺之併其軍自稱平章居江州

矯制。則高皇帝克金陵二年矣。命常遇春等取池州。斬天完將洪元帥。鹵魏壽等。友諒競戰艦來禦。敗去。明年、友諒攻陷元安慶。守臣余闕死。之連破龍興路、瑞州、令趙普勝乘勝復陷我池州。元建撫贛汀諸州次第陷、西破襄陽、元。廉訪。的。斤。㐌。信。。州併陷杉關及邵武諸郡、己亥春、池州再入版。天完遂攻我太平及樅陽石埭、不利、徐達進兵遂擊之普勝棄舟陸走、再取我池州。普勝有客通術數太祖使辯士陽與客交、致書客。誤達普勝。普勝果疑客。：不自安。來歸。告普勝陰事。遂令潛走友諒所親。愬普勝。普勝不覺也。恃功。傲見友諒便都。友諒益忌之。以其兵數敗。疑內叛。親

走安慶軍猝邀議事斬普勝于雁汊徐達乃率張德勝等
疾攻安慶拔潛山相持不下、十二月、壽輝欲東徙都龍興、
友諒忌其來陽出迎江州伺甲西門入壽輝伏發盡殲其
所部親信居壽輝江州、而自稱漢王置官屬誅賞無所禀
明年夏五月、友諒挾壽輝聲援安慶、太祖策其必犯池州
伏常遇春九華山待之俘斬二萬餘友諒乃佯遣使告平
曰、戰非天完意邊將不謹致弄兵甫閱月忽以重兵突太
平乘漲、舟尾接城堞西南陷麾其衆跨堞入守將花雲與
知府許瑗皆死之友諒既取太平、促使人白事壽輝所、預
伏壯士、袖鐵撾狙擊壽輝、壽、輝、中、撾、死左右皆友諒所私、

無為壽輝死者、于是即江岸五通廟、自稱皇帝、國號漢、建
元大義、值甚雨、群臣霑、立州次成禮、仍以鄒普勝為太師、
張必先為丞相、張定邊為太尉、餘各拜官有差、遂還江州、
加數日、輒大出兵、順流壓金陵、又預遣人周士誠所約、好
令夾擊金陵、衆寡懸、金陵大震、議者請以城降、且欲奔鍾
山避之、獨劉基不可、太祖乃決計應敵、或曰、先援太平、牽
敵勢、太祖曰、太平濠壘固、我頓兵堅城、進不能取、退不能
援、失所據矣、或又曰、不如親率步騎往逆之、太祖曰、彼知
我出、以偏師綴我、而大兵乘流半日抵金陵、吾百里趨救、
兵法所忌、乃令胡大海自衢間出信州以制其後、而令指

揮康茂才爲約降友諒。遣其來。茂才故與友諒善。其老閽
旧嘗事友諒。奉書紿告金陵虛寔。且令分兵三道。以弱其
勢。李善長曰、計悖。即以漢兵爲憂。奈何速之。太祖曰、遲之。
陳。張交成。吾左。右。危矣。友諒得茂才書。喜過望。且問江東
橋。曰木耳。因誡閽者、吾至、呼老康爲驗。閽者許諾。太祖夜以
鐵騎橋。比旦、橋成。令趙德勝跨新河築虎口城守之。而常
遇春馮勝華高等率帳前五翼兵伏石灰山下。徐達等嚴
陳南門。楊璟駐兵大勝港。張德勝朱虎伺舟師龍江關。而
親總大軍于盧龍山。偃黃幟山之左。偃赤幟山之右。令曰、
寇。至。赤。幟。舉。。黃。幟。則。伏。盡。發。己丑、漢舟師至大勝港沮

楊璟、巷狹、舟不得並進、遷引退、衝江東橋。橋堅。知中等。急呼老康、無應者、猝還泊龍江、遣萬人登岸立柵、勢銳甚。時酷暑、太祖衣紫茸甲。張蓋。督兵。士卒盡揮汗。日中。遷命去蓋。衆咸奮欲戰。令曰、天。且雨。會食。後。衆。雨。擊之。士。皆。仰。視。天。無。雲。不。肯。信。頃。之。風。西。北。起。雨。大。作、赤。幟。舉、諸。軍。競。前。按。柵、漢兵爭之。戰方合。雨止。伐鼓。々震。黃。幟。舉。常。遇。春。以。伏。兵。起。南門兵亦掩至。龍江舟師還。內外夾擊。漢兵大潰。趨舟、潮落膠淺。不能退。殺溺死無筭。友諒乘別舸走。降其將張志雄梁鉉喻國興等、獲巨艦百餘。俘七千餘人。徐達乘勝躡慈湖。焚其舟。時。廖。永。忠。軍。采。石。蓋。邀。擊。之。華雲

撝其中堅王銘者先登創額裹血戰益力旋回者三匝周顕別勝于競渡橋虜其將十三人而五翼軍浚至漢軍有皂旗鼠駛鍵盡披靡投水死諒收餘兵棄太平遁去達追至池州而還降將張志雄進曰金陵之勢在安慶初漢兵空壁而東今戰敗無有為安慶守者因襲下其城令趙伯仲守之時天完舊將歐普祥以袁州降又擊漢獲其將死仁太祖令善歸死仁而與漢約和辛丑夏五月漢輙使李明道將兵寇廣信多所摧陷胡大海先使人遏玉山乃與李文忠出靈溪合擊敗之虜明道及其宣尉王漢漢願降其兄建昌守平章溥自效是月漢使張定邊渡取安慶走

趙伯仲太祖誅伯仲以殉劉基曰夜觀天象火星逐金星請急營安慶往必剋太祖親率師抵其城漢兵堅壁不戰初以陸兵疑之敵稍動繼破其水寨城堅不即下劉基請名攻安慶潛師疾走江州毀其巢太祖悟擊楫嘆曰安慶著面子矣長驅過小孤漢將丁普郎傅友德等咸迎降師距城五里友諒始知之倉皇引逆戰大敗夜半率妻子西奔武昌而江州下乘勝進拔蘄黃興國黃梅廣濟等郡又遣使招諭漢江西諸守將餘干吳宏龍泉彭時中吉安孫本立曾萬中陳州陳龍咸納款內附而趙德勝分下瑞州臨江諸郡鄧愈襲浮梁破之遂取樂平饒州之境悉定獨

鄧克明爲漢、守撫州、佯遣使納款、鄧愈知其僞、擊走之、初、友諒之跳武昌也、徐達追至夏陽、還鎮江州、方奉命馳建康、未半道而友諒兵已擀入江州、達又縱擊、大破之、俘其眷屬、因復下安慶、冬十二月、漢相胡廷瑞以龍興附、其部將祝宗康泰意不與、奪于廷瑞、未發、壬寅春正月、太祖幸龍興、諸降將畢會、三月、達西攻武昌、令宗泰從行、二人果半道叛、還夜掠洪都、縱火破新城門、守將鄧愈倉卒出走、知府葉琛、都事萬思誠死之、詔徐達還定洪都、乃使朱文正、都督洪都、時江西諸郡、尚多觀望、漢八陣指揮者、猶竊屯南昌之西山、鄧克明復趨新淦、熊天瑞寇吉安、陷永

新守將孫本立被執死饒鼎臣繼陷吉安明年正月臨江撫州饒州等處復叛知政事鄧遣兵底定之當是時友諒旣擅制全楚而士誠亦王姑蘇太祖議所向或請先姑蘇饒沃劉基曰士誠自守虜友諒上游名號不正陳氏滅操張氏可囊耳太祖知以友諒必輕吾引兵東蕩必踵至遂決計西伐會士誠攻安豐急劉福通以宋主韓林兒檄請援太祖必自將往劉基加諫不聽時友諒憤其敗欲報洪都乃作大艦高數丈外飾丹漆上下三級置走棚下設板房爲蔽置櫓數十其中上下人語不相聞艙廂皆裹以鐵爲必勝計載其家屬百官空國而來號六十萬四月

壬寅、直抵洪都城下。攻具百道。連晝夜。文正乘墉、拒守加隨方應之。友諒親督衆攻撫州門、兵各冒竹盾、如箕狀、矢石不能及、總管元帥而下、創死甚衆、趙德勝率步卒千人開門搏戰。斬漢平章劉進昭。鹵副樞趙祥。漢兵稍却。友諒益增修攻具、欲破柵從木関入、文正以長槊從柵内刺之。敵交奪更進。于是更煉鐵鉤出。手灼爛不能奪。德勝方巡營步門中、蹶張弩、洞腰膂、卒、而漢已分遣別將蔣必勝等攻圍各郡、以故無近援、李明道遂復以吉安叛歸漢、殺守將曾萬中、隨陷臨江、文正遣千戶張子明潛赴金陵告急、還為漢人所執、友諒曰、而誘降文正封侯、即否、立死、子明

許諾、至城下大呼諸公但堅守百萬剋期到勿憂友諒殺子明城上震呼守益加時太祖悔安豐之行曰、吾恨不入劉基之言使友諒解事乘虛揚帆金陵大事去矣圖南昌詐之下者趣還徐常廬州之師七月癸酉、親督舟師二十萬赴洪都援癸未、次湖口、友諒乃解圍、東出鄱陽湖、逆戰、時洪都被困已八十五日矣丁亥、遇康郎山、徐達先諸將敗其前鋒漢兵死者千餘太祖意不忘金陵立命達東留守戊子、市舟師為十二也令俞通海乘風縱焚敵兵二十餘艘軍威震漢將張定邊驍捷直前犯中軍太祖舟適膠淺、倉卒厄牙將韓成進曰古人殺身以成仁臣不敢愛其

死。顧假上冠服。投水以疑敵。漢兵競登舟觀。呼萬歲。攻稍緩、會遇春等疾援、水湧。舟得脫。遇春飛矢中定邊。定邊走。俞通海等飛舸及之。定邊背負百餘矢。退去。日暮、軍中藉藉懼不敵、太祖夜集。諸將。更授。約。束。己丑、漢兵悉艤巨舟為陣、旗幟樓櫓、望之如山、我師怯于仰攻、太祖親執號麾之、左右却、急。斬。隊。長。十。餘。人。縮不進、院判張志雄所乘舟檣折、敵以數舟攢鉤刺之、志。雄。窘。自。刎。丁普郎、金昶、陳弼、徐公輔、與宋貴陳兆先等先。後。皆。戰。死。普郎身被十餘創。猶執兵若戰狀。直立舟中不仆。郭興曰、不。火。攻。不。可。戊子之戰。己小見其利矣。乃命常遇春等塞荻葦七舟。和火藥

其中束艸爲人飾甲冑爲䰟敵狀敢死士操之晡時東北風起走七舟巨舟下敵昔高不能俯過又聯鎻猝不脱漢舟數百艘須臾盡烟焰漲天湖水盡赤友諒弟友仁友貴平章陳普略等盡燒死友諒爲氣奪明日庚寅漢兵復出挑戰我中軍舟檣白兒併力白檣急令諸檣皆白自辰至午戰不能劉基侍忽揮手劉呼难星過猝太祖袍急引他舟太祖俛駭顧前舟已礮碎左右畢溺水壊矣辛卯復聯舟大戰廖永忠以六舟深入我師遥望無所見意已陷沒有頃六舟繞敵巨艦勢如游龍諸將勇百倍呼聲震天地波濤立起日爲之晦友諒敗欲退保鞋山不得出俞通海

乃請旋舟入江據上流稍卻休而劉基亦密請移軍湖口遂令夜船置一燈相隨度淺行比明已盡泊左蠡友諒亦出泊渚磯相持者三日先是友諒数戰不利其右金吾進曰軍勢相抗出湖寔难莫若焚舟登陸直趨湖南謀再舉左金吾曰不然我師尚衆何至自焚示弱友諒猶豫至是乃曰右金吾之言是也左金吾聞之懼遂以衆來降已而右金吾亦降漢力益衰太祖貽書友諒激之使戰友諒怒留使者不荅而盡殺所獲我戰士太祖故悉出敵俘視有傷者藥療之皆遣還下令曰但獲彼軍皆勿殺又祭其子弟之死我者若我諸將士之死于敵遂出湖口督諸將橫

截之。凡旬有五日。友諒不敢出。復貽以書。略曰。公即僥倖生還。亦宜脩德。勿復欺人。急却帝名。待真主。友諒亦不答、太祖日與博士夏煜等草檄。賦詩。意氣彌壯。命兵連復蘄黄興國等處。八月壬戌、友諒食盡、悉兵突湖口、我兵擊之、與敵舟比。隨流下。自辰至酉、戰不解。方達涇口。岸兵合擊。時。張鐵冠侍側。大笑伏地、賀曰。友諒死矣。太祖曰、嘻。無妄言。俄有降卒言友諒方視兵艙外。翹首四顧。忽流矢貫睛及顱、死。遂虜其太子善兒卒章姚天祥陳榮等。得漢卒五萬。張定邊夜以小舟載友諒屍、還武昌、復立子理、為帝、改元德壽、九月丁卯、班師、赤舟載俘。白舟棄之。過湖、浮屍蔽

蠢。嘆曰、嗟。士為我。死酹而祭之。十月、西征武昌、諭常遇春曰、陳理猶孤豚。久當自服。愼勿與戰。甲辰正月、即吳王位、二月、躬視師武昌。令遇春搗漢張必先援兵于直婆山。復令傅友德奪漢高冠山。俯瞰城中。漢計詘。夜遣驍將同僉陳英。獨槊捷馳入中軍。且叔王。王ゝ方披帳坐胡床。牙將郭英宿衛。亟呼兒郭。為吾殺賊。英奮臂一呼、英應聲倒、癸丑、理銜璧。率張定邊等出降。乃慰諭友諒父毋。凡府庫悉令理自取。禁士卒毋入城。發粟賑饑。因封陳理歸德侯。亦侯其父普才。弟友仁等皆追封伯。友諒凡稱帝四年。年四十有四。時漢將士未服者。熊天瑞據贛州。新淦豪民鄧仲廉

亦拒永豐。鄧志明與其兄克明立寨新淦自保。饒鼎臣抗吉安。姜旺保江陵。左丞周文貴走湖南。尋命常遇春鄧愈等討平新淦諸寨。而徐達等下江陵。取彝陵潭沅及辰衡諸州郡。寶。慶。路。皆。平。獨贛州不即下。王諭遇春曰、天瑞孤城、不可以。當。以。保。全。生。民。為。心。乙丑正月、始克贛州。降天瑞。遣將踰嶺招諭韶州。南雄諸郡皆降。鄧愈還破鼎臣于安福。遇春克安陸、取襄陽。以鄧愈鎮襄陽。而平章湯和先後克永新等七十餘寨。穀城來降。漢文貴令其黨復冦辰溪。總制詹允升遣兵討之。文貴退保麻陽。復遁廣西。漢。邀。戕。久之、置普才于滁州。徙之高麗。詔其王善待之。

論曰、陳友諒以漁兒起不樂獄吏襲有全漢傲然自大或以其矯激猾悍比方項羽夫漢之殺倪文俊弑壽輝与西楚之殺卿子冠軍弑義帝事頗類而一則驟霸五年一則抗制四載時又畧相當嗟乎、友諒人傑哉然而西楚之失、曰制東歸、漢之失、曰東下、曰勢可任而不知所用之也、友諒起家江漢利樓櫓乘風破浪勇幹百出陸走未其所長故不能翹馬首一步至于東鶩南昌則、所為自求處囊中、一怯夫能制之矣、然則為漢策奈何無知急取安慶為柜要、而東連姑蘇持、重勢以臨之是、故劉疾者漢、之所以為能、而亦其所以自敗也、漢將如傳

安德丁普郎熊廷瑞王溥等不下數十人皆叛漢
陵效死六如黥布等之于項氏而定遠故人無事
漢即太祖之間趙普勝無過疑亞父故智然亞父猶得
歸骸骨于彭城而普勝坐疑輒死則所以冷豪傑之心
者豈少兆究陳理一室歸款而尚有開柯陳山不知明
朧桃花滿峽避明胡為矣

吳張士誠

張士誠、泰州白駒場塩獪也、小字九四、與弟士德等、並以私販、縁為姦利、士誠有膂力、軽財好客、寛濶寡言笑、而性激鷙、遅發不肯化、市塩諸冨積始多忽易之、徃々色侮、或負其值、而弓兵丘義使氣更窘辱士誠、士誠不能堪、憤起。結壯士李伯昇等十八人。殺義。并素所色侮者。更縦火焚其居。延数百家。自度不能免。時汝潁兵起已二年、官府不能制、士誠亦陰號召塲游手少年。謀舉事。為至正癸巳正月也。先是、賊訊李華甫受撫、判泰州、士誠密與深結、至是、殘其故黨甚。士誠憤殺華甫。併部其故黨。行丁溪。為大姓劉

子仁所厄○弟士義冐矢死、士誠激○攻子仁○破走之○附者始衆○五月、陷○泰○州○元命楊州知府李齊招諭、士誠請降○願受民職自效○時參政趙璉移鎮泰州、促士誠治封船應淮泗、士誠心疑有変○起伺間窘執璉○々以身撞士誠○罵不○絶○被害○其僕楊兒護璉○亦○死○進陷興化、元左丞偰哲篤鎮高郵、士誠黨數人偶乘間呼譟○入高郵掠○偰哲篤驚○及其屬倉皇出走○士誠竟入據高郵○行省苦不能治○復赦其罪、諭使至、不得見○還、謬称士誠已迎拜○獨乞一名爵○于是遣照磨盛昭以、萬、户、告身、撫士、誠、士誠拒不受○拘那舟中○勸叉戰元兵○昭○不○奪○殺○之○行省不得已○復遣使往諭○士誠曰、須李

府君來至則彊齊伏跽齊曰吾膝如鐵士誠怒椎其膝齊割之元竟憚用兵令待制烏馬兒往諭錄事孫撝輔行撝反覆曉譬不悟拘撝軍中後從從吳謀復高郵語洩被害樞密院都事石普都故文臣編脩以萬人夜銜枚直趨寶應士誠驚潰普乘勝斬首數百抵高郵士誠益蹙而為蒙古軍千騎遮普前恇怯反走以是普兵亦被蹂多擠水普死之元始命淮南行省平章福壽往討之不赴甲午正月士誠自稱誠王國號周建元天祐攻楊州不克陷盱眙泗州時右丞相脫脫以讒出督諸軍事聲討士誠士誠大敗以十餘人突圍走元復高郵已脫脫竟以讒削爵去安置

淮安、副使哈喇憤曰、丞相行○我屬度不免○即○寧○死○丞○相○前○
因○拔○劍○自○剄○死○士誠乘隙還擊之○遂○據○高郵○是歲、太祖度
江駐金陵下○鎮江丙申、淮東大飢江、陰人朱定與富民趙
氏相仇殺、去為盜渡、江謁士誠求救、因言平江饒富○可以
建國○頹以其黨內應○士誠自念材力未足抗淮北○又高郵
多瞻顧○不足守○謀兼弱自固○第士德智略可任○于是遣督
兵、由通州二月抵平江、元鎮將脫寅衞禦之、不克、其館客楊
椿○皺○交○于○胸○、罵○不○絕○口○而○死○、妻王、哭軍中求○屍為所執○不○
屈○周○兵○義○不○敢○犯○門人陳普亦○罵○賊○死○士誠奉其母曹來
自高郵、服御僭天子、以李行素為丞相、弟士德為平章、立

樞密弘文館所親信徐志徐義堅典親軍、李伯昇孟知軍事、
韓謙錢輔及王敬夫蔡彥文葉德新等為參軍、規摹稍稍與
高郵殊分兵陷湖州松江常州諸路、立鎮海萬戶于太倉、士
誠名為好士收元臣郭良弼董綬為賓友亦束帛迎故員外
郎楊乘于其家乘遺命其子鹵卓訖領曰西慨然曰晚節如
是足矣夜自縊死張百戶者與其伍謀起兵不果、見殺周人
調其妻、曰從我乎妻憤觸刃死尋陷杭州、元丞相達識遁去、
州民黃仲起妻朱氏弟婦蔡氏妾馮氏乳母湯氏女臨安奴
一家抱死元參政楊完者南擊士誠敗之、達識還守杭州、已
而犯我宜興、援將耿居用戰死太祖貽書、比士誠隗囂、士誠不悅羈

我使楊憲不遣舟師復犯鎭江徐達與戰于龍潭破之因急攻常州周遣士德盛兵來援達設三覆以待執士德歸太祖爲色喜周乃奉書請和太祖責其開釁二諾士誠不報于是益兵三萬圍常州周誘我新附鄭僉院叛去反攻達常遇春等脫達圍于牛塘擊敗之丁酉耿炳文劉成等下周長興以炳文爲都元帥成副之時常州食盡守將呂珍宵遁以湯和爲元帥守之周連髦長興敗去別將張鑑等克周泰興俞通海以舟師略馬脊山知矢中右目不動而常遇春等攻江陰總管王忽雷乘風雨奮擊奪秦望山江陰下權吳良分院判守之爭禎協守金陵界周嗤長興興江陰長興

擾太湖口陸走廣德諸郡而江陰扼大江扼姑蘇通州濟
渡于是士誠水陸侵軼之路絶未幾克馬馱沙江陰益固
取常熟士誠累敗氣懊而士德既被拘潛書士誠俾降元
為助士誠乃使人詣行省達識請降詞多不遜陰賂楊完
者為代請力達識不得已承制授士誠太尉弟士德淮南
平章士信同知樞密院事士誠雖奉元正朔錢穀甲兵專
制如故戊戌周兵寇常州連寇常熟湯和廖永安逆拒大
敗之楊完者故土官以功歷官左丞驕恣而苗軍貪殘達
識不能制乃陰與士誠合兵圖完者完者窮自殺苗衆潰
其部將蔣英劉震等以餘衆三萬就桐廬乞降士誠乃益

無忌、遂脇達識據元杭州、以兵迫奪嘉興紹興、并據之。秉勢復寇常州、湯和等擊敗之。先是、徐達率邵榮等攻宜興、久不下、太祖遣諭宜興城小而堅、西通太湖、宜絶其饋道。竟以是拔之。而廖永安分舟師徇太湖、與呂珍戰、不利、為所獲、士誠欲降之。不屈。拘囚之。太祖以所獲周士三千人易永安、士誠不許。士誠請以永安易士德。太祖亦不許。命楊國興守宜興。國興屢破周師、勞來安集、民多來歸。已亥、邵榮破周兵于餘杭、胡大海等取周諸暨、改為諸全州。呂珍卒衆來攻、堰水灌城、大海奪堰反灌之。珍窮蹙。大海縱之歸、以示威信。鄧愈略臨安、大破周兵於閑林寨。周侵歙

州、李文忠由碧溪嶺迎戰、大破之旋復寇江陰、艨艟蔽江、吳良以計合擊之殺溺甚衆已而連寇建德、宜興、常州、婺源、嚴州等處、皆敗去于是太祖自將取紹興以馮國用守之國用卒于軍、周復遣兵陷紹興、庚子、士誠遣其將李濟陷我濠州、天完友諒、弑徐壽輝、自稱帝、使使約士誠同寇建康、士誠觀望不敢進、復侵諸全、守將袁實戰死總管楊泉張珙守長興、逆戰呂珍被殺耿炳文以勁兵合戰大破之而李文忠救諸全、破周兵于三溪焚其營元徵糧于周、別詔方谷珍具舟海運、咸不奉詔、達識為往來遊說、得運糧一十一萬石于燕京、辛丑、胡大海攻紹興、不克、周守將呂珍有材畧、嘗以牛車囊兵齊

江襲我。每戰令軍作歌高噪。遂著保越録以自詡。以之李
伯昇將十萬毀長興、勢銳甚、耿炳文僅以七千人固守。陳
德等援兵三路、皆被刼潰去、時太祖方下九江、急遣常遇
春還師東援、走伯昇、俘斬五千餘人。壬寅、故降苗一日叛
金華處州、殺胡大海及耿再成、士誠急乗間遣其弟士信
等重兵圍諸全、李文忠先以偽榜緩其攻。檄信州胡德濟
往援。夾擊。大敗之。敵争渡溺死無算。時宋劉福通以韓林
兒保安豐、癸卯、周呂珍率師二十萬攻之、宋求援于金陵、
援未至、城陷、福通見殺。太祖親帥師三戰。援其城、並走左
君弼。院判謝再興守諸全、嘗私貿杭州、太祖使李夢庚節

制其軍再興內不安恚曰吾嫁女徐達乃不令我知何異
給配執廖庚以諸全叛降周攻東陽李文忠令嚴倫五指
山而輕兵疾馳大敗之于義烏先鋒胡深曰諸全浙東藩
蔽失此衢處無以為守請更築城五指岩下不旬月城成
乃以德濟為浙東行省參政守之是時太祖與漢友諒會
戰鄱陽急遣徐達備士誠于建康士誠方幸無事脅達識
為請王爵不得益憤遂自稱王改國號曰吳治宮室置官
屬尊母曹氏為太妃甲辰正月太祖即吳王位士誠怨達
識不為用使弟士信面數其短勒自陳老病幽之于嘉興
士信竟自為丞相復脇御史大夫普花帖木兒于紹興求

寔授王壽、普花不從、徃逼其印、普花封其印庫中、曰、即斷頭不辱印、從容賦詩訣妻子、仰藥死、達識嵩中愧之、曰、大夫且死、吾何生為、亦仰藥死、士誠遂專有江浙、于是遣士信連寇長興、不利、已己、復寇、耿炳文每破之于城下、吳兵自是不敢窺長興、叛將謝再興以李伯昇帥師二十萬圍諸全之新城、預置州縣官屬為必援計、胡德濟揑其先鋒閉門嚴備、李文忠遣張彬走浦江為聲援、而大兵抵龍潭、陳既交、身陷其中堅、敵為披靡、德濟亦自城中出合擊之、走伯昇流血膏野、溪水盡赤、至是始大服胡深築城之議、初、士誠用兵恃其弟士德及部將史椿為謀畫、自士德為

我鹵不食死椿以讒出守淮安又襲殺之是後兵多窘敗更委政于士信士信驕軍中常以婦人樂器自隨日樗蒲蹴踘酣飲為樂及為丞相治第東城所任王敬夫等三叅軍皆諂佞儉邪專事蒙蔽太祖曰彼況湎忘機不亡何待士誠所轄南至紹興與方國珍界北有高郵通泰淮安徐宿濠泗又北至于濟寧太祖計先取淮東剪士誠羽翼然後專事浙西命徐達等克海安趨泰州屢敗其援兵而吳盛舟師薄海安駐范蔡港以逼我太祖知其詐遣諭達曰敵非真有攻江陰直趨上流之計不過欲分我兵勢使倫水寨而疾走陸寨擣吾之虛亦誘我兵深入若去泰州遠

首尾遥濶不及救宜令遇春駐師海安廖永忠還禦水寨
大軍慎勿輕動數月必克泰州如期泰州下分兵徇興化
進圍高郵復命同知馮勝以所部節制高郵軍而達還軍
泰州再諭以持重是時士誠敗宜興急達還援擊敗之復
圍高郵吳又出數百艘馬馱沙泝流窺鎮江太祖命吳良
嚴兵以待親督軍援之返及浮子門縱火大破之遂以指
揮孫興祖守海安而進遇春為高郵聲援先是達援宜興
時馮勝代圍高郵誤聽吳將俞忠詐殺我受降千人及達
還并兵勝憤甚鼓軍士一戰下高郵乃命遇春守泰州而
達進取淮安俘獲甚衆守將梅思祖以城降并獻所部四州

淮地。悉平。時濠已為吳守、攻克之而徐宿二州皆下。進取安豐。江北之戰。迄于成功、皆出太祖運畫。其料事應機不爽。銖絫、乃議平吳。七月、拜徐達大將軍、常遇春副之、率師二十萬以行、榜士誠八罪其略曰、惟茲姑蘇張士誠始私販而行劫。繼負固于海隅罪一、詐降于元。坑其參政趙璉因其待制孫撝罪二、既襲浙西。兵不滿萬。地不足千。僭號改元。罪三、親弟被執。坐困楊苗首尾畜縮。旋復詐降罪四、陽奉元朔。陰擅假王。達識見幽。左丞被害罪五、擅據江浙錢糧十年不貢罪六、挾印求封。丞相南臺一再烈死罪七、恃其地險食足。誘我叛將。掠我邊民。罪八、因屏左右諭達

曰熊天瑞意快快此往必叛吾陽如副將軍訥直搗姑蘇使徼走告士誠而吾師竟趨吳興出不意于是達等出太湖連擊吳將尹義石清等破擒之而天瑞果叛去疾以長槍軍出奇搗吳興城下鹵吳叅政黃寶及元帥以下二百餘人吳乃遣李伯昇共城守閉門不戰別遣呂珍及五太子等益兵六萬來援五太子士誠養子梁虯也身短小英悍平地躍起丈餘善泆水珍等出我師之後退于舊館築五壘自固嘗遇春湯和等更以奇兵出大全港復繞敵背絕其援路尋擊走潘元祐于烏鎮士誠親率援師遇戰于皂林之野復大敗之會大風雨遇春督剗船數百突東阡

鹵吴将徐志堅是時潘元枯以赤龍船兵屯平望、而別舟潜烏鎮、欲援舊館、遇春由別港追襲之、縱火平望屯資仗一時盡遇春巳下烏鎮諸寨乘勝追至昇山盡破王晟陸寨吴将戴茂及晟皆降復攻水寨、頃時故引數舟繞敵々易之俯視而笑突數人躍其舟大呼劊擊敵皆潰走遇春與五太子戰、不利、薛顯飛舟互擊盡敗其衆呂珍等不能當乃以舊館降得兵六萬城中震恐、李伯昇曰、太尉待我厚我何忍背之抽刀欲自殺左右抱持得不死與守将張天麒等皆出降先是李文忠別将降吴桐廬、遂掠富陽餘杭、進兵杭州、平章潘原明遣使詣軍門納款執我叛将劉

震蔣英等以降而左丞華雲龍攻嘉興、克之紹興亦下達
乃引兵向姑蘇分門而軍架木塔、與浮圖等築臺三層下
瞰城中設襄陽礮以射之其風癱人、無不立死士誠窘、欲
懷寶玉蹈海去、不可得、開婁門避我軍、指揮茅成中槊死
闔益堅、府太倉、崑山、及崇明、嘉定、松江等路、皆聞風下平
江益蹙、吳元年、吳民錢寉皋反上海、率鄉兵持農器稱義
師、捷起三萬人、追殺知府荀玉珍、逼華亭知縣馮榮獄、通
判趙徹驅妻子十八人赴水死達遣指揮葛俊討平之寉
皋伏誅初上海知縣祝挺被執不肯屈曰、不聞單騎入執
鏊營屈渠帥祝奉使予寇不敢逼、乃合巨姓起兵復上海、

太祖圍士誠久、諭之以書、士誠憤不荅、乃以精卒奔常遇
春閶門營、遇春截北濠與搏、士誠自出山塘為援勢銳甚
塘路狹、若進退、遇春撫王弼背曰、前〻應聲徂擊、吳兵敗
溺死沙盆潭甚衆、士誠馬驚墮水、幾不救、肩輿入城、益憤
降將李伯昇使吳客反覆說士誠、士誠仰首沉慮良久曰、
君且休、吾熟思之、終疑莫能決、于是復突胥門索戰鋒銳
甚、遇春禦之、卻、忽士信城樓大呼、軍士疲矣、鳴號歛入、遇
春乘勢奮擊、大敗之、攻益急、士信會食城上、左右方進椀
桃、未及嘗、砲飛礮碎首死、士誠益蹙、蓋吳君臣嘗以寬得
民、故圍城日久、民不內变、潘元紹方戰歸、召諸妾謂曰、吾

太尉愛婿受國重寄脱有不宿若等宜何為一最少段氏罷請死輒入室自縊又六人亦相継死後尋陽張羽為七姫權厝志表其烈叛将熊天瑞猶教士誠作飛礮我師多所中傷九月達破葑門外城遇春亦下閶門新寨吴将唐傑周仁徐義潘元紹等皆降城破士誠猶使副樞劉毅收餘兵二三萬親率之戰萬壽寺東街復敗毅降初士誠見勢窮謂妾劉氏我敗死矣若自為計劉曰唲妾死豈負君至是賂乳媪負其二子逃積薪齊雲樓下驅其群妾侍女登樓令養子辰保縱火焚之亦遂自經死達遣李伯昇往諭意士誠方拒户自引伯昇急决户令降将趙世雄抱解

之。氣絶復甦。潘元紹曉譬者數四。終。瞑。目。不。荅。以舊肴舁
出葑門。至舟中。不飲食。及龍江。堅。卧。不。肯。起。舁至中書省。
相國李善長與語。亦。不。荅。及伏謁。不。肯。俯。視。曰、天日照爾
不照我。已而言不恭。賜弓絃自盡。年四十有七。士誠兄弟
驕佚。闇于斷制。權為文吏所竊、築景賢之樓。開弘文之館。
名士之至。輒拏贈遺。而舊將多見疎失。上下乖疑。或奉遣
當行、輒病不應、邀求滿意、乃一出、軍寡紀律。樵以遊談宴
慱。至喪師失地而歸。往〻不聞。上下慢弛。終以是敗。凡獲
官屬諸將較以及流寓。共二十五萬。并元宗室神保大王
黒漢等、皆送金陵。叛。將。熊。天。瑞。伏。誅。莫天佑者、猛有力、元

末、結鄉民自保、及士誠陷常州、不肯附攻之、不勝後士誠受秩為元太尉乃就降以元僉樞密院為士誠守無錫至是亦以城降吳地悉平師還、論功、戒張氏逆樂不為設宴諭諸降將當如吾濠泗故交勤苦相保毋為故習求享爵位諸臣頓首受命

論曰、勿以白駒小四之專自守也、守之不堅耳、方太祖渡江時士誠已奄有常州及江陰長興諸要害嗣取紹興渇諸暨為門户所為先着入手、碩乃輕以委人、于是勞逸動靜、不得自裁、譬之頂項已拱手授人、尚何恃哉

或曰、始既不夾擊龍江既又不乘釁鄱陽張誠失策夫

金陵失守無漢蔽平江必隨之虞虢唇齒之說也觀望不起士誠自固之道亦正在此獨太祖之規取張氏似過于持重大異鄱陽時吾以北定中原之至計聲與實資之矣告誠始之仁善不殺持戟而待之服則已之使江淮以北跂足恐後此聲之說也鄱陽一戰破傷不少令以吳之材官物力善全之皆吾用否如而手之自擊互激不可任此實之說也是役始于丙午之十一月逮明年之九月而後下之然則太祖方有事姑蘊其揣摩已越燕冀而北矣

夏明玉真

明玉珍、一名旻珍、避諱、更玉真、隨州人、世農家、身長八尺、目重瞳、務信義、為鄉黨所服、元至正十一年辛卯、汝潁兵起、玉真團鄉兵青山、為屯長、天完徐壽輝僭號、都漢陽、招玉真、授元帥、隸將軍倪文俊部、鎮沔陽、與元左丞哈林禿戰湖中、飛矢中右目、傷。改號明眼子。值歲饑、乙未春、以兵貿糧夔州、還、時元行省右丞相完者都、鎮重慶、行募兵義兵、元帥楊漢帥所部五千人、歸之、屯城外、單騎入謁。完者都心忌漢、謬款曲、留飲、且殺之。漢覺、脱身走。部兵下峽、遇玉真。告哈林與完者、互不下、可圖。玉真未決、萬戶戴勝更

曰、事倖耳。分兵半以糧返汴。留其半攻重慶。事濟、進窺蜀。不濟、歸無害也。果棄不備掩其城。完者都夜遁。虜哈林送漢陽。父老迎入城。禁侵掠。市肆晏然。降者相繼。天完進玉真隴蜀右丞相。戊戌、完者都自果州來攻。軍嘉定、玉真義弟萬勝、智勇絶。擣嘉定、破之。完者都及參政趙平郎万華等被獲、皆死之。世称三忠。道出瀘州、部將劉澤民薦元進士劉楨才、可佐謀議。玉真躬訪、與歸。喜曰、吾親見諸葛來。及陳友諒殺文俊、玉真已據成都。四川諸郡縣皆附。庚子、友諒弑壽輝、玉真謀以兵討之。不果。乃東守夔關。絶不與通。立廟祀壽輝。遣兵取元隴州、洮華昌、分置守戍。自称隴

蜀王、癸卯正月、稱帝、于成都、國號夏、改元天統、立妻彭氏為皇后、子昇為皇太子、倣周制設六卿、又置翰林院承旨學士國子監等官、去釋老二教、止奉彌勒、賦稅十取其一、開進試。賜董重璧等及第出身有差。置雅樂供郊祀之祭。諸所裁定。皆出劉楨手。命司馬萬勝司徒鄒興及芝蔴李、三道攻雲南、萬勝獨深入、走元梁王孛羅金馬山。據其城。復敗之于關灘、鄒興克巴州。乙巳、更六卿為中書省樞密院。以戴壽萬勝為左右丞相。遣江儼金陵通好。獻良馬太祖貽以書。戒征南之多殺。萬勝攻興元踰年下之。丙午春、玉真卒、年三十有六、玉真頗節儉。好文學、蜀人安之。子昇

即位、纔十歲、改元開熙、尊母彭氏為皇太后、與丞相共理
國事、都察院張文炳、私怨萬勝、潛使王真義子明昭、矯太
后旨殺之、以劉楨代為丞相、吳友仁痛萬勝功臣無罪死
輒稱兵、昇命戴壽討之、友仁曰、旦誅昭、吾夕至、壽乃奏誅昭、友
仁入朝謝罪、四月、遣其學士虞其來聘、太祖命侍御史蔡
哲報之、挾一史行、圖其山川險易歸、洪武二年乙酉、太祖
既克元都、關陝旋定、夏聞之懼、遣使來貢、太祖答書、引公
孫述、李特、孟知祥、勉以善守、十月、遣湖廣平章楊璟使蜀、
諭昇入朝、昇牽于群議、不決、庚戌四月、大將軍達征元定
西王保保、還命傅友德為前鋒、李思齊左君弼趙琦等自

秦州南出一百八渡入沔州、別遣金興旺張隆由鳳翔連雲棧入谷兵攻夏興元克之。七月、夏遣使獻木、而令吳友仁將兵二萬殺興元守將興旺等總三千人、擊敗之。明日復戰、興旺面中一矢、不退。復敗之。斬首數百級。友仁益決濠塡塹、攻圍急、城中發礮石。中敵多死傷。大將軍得報、還屯益門鎮、遣傅將軍夜襲木櫓關、列炬斗山。友仁見之。大驚、乘夜遁去。已而夏瞿塘將莫平章犯歸州、報興元之役、守將陳聞出禦、大破之。四年辛亥正月、太祖親郊廟、告伐蜀、以中山侯湯和為征西將軍、江夏侯周德興德慶侯廖永忠左右副之、率京衛荊湘舟師、由瞿塘趨重慶、潁川侯

傅友德為征虜前將軍濟寧侯顧時副之率河南陝西等
處步騎由秦隴趨成都楊璟與都督僉事王簡率水陸師
以從諭和等曰天下大定唯蜀未平師行之際在肅士伍
嚴紀律以懷降附昔王全斌可以為戒又諭傅友德當入
聞吾西伐必固瞿塘與金牛以拒我師我出不意直擣階
文門戶既隳心腹自潰兵貴神速卿等勉之命宋國公馮
勝城陝西衛國公鄧愈練軍馬于襄陽給餉征蜀將士時
明昇徙都重慶矣遣左丞相戴壽平章鄒興副樞飛天張
平章莫仁壽等果悉銳守瞿塘扼三峽北倚羊角山南倚
南城寨引鐵索為飛橋三平木版其上置砲石水竿橋兩

岸備禦甚固、亦果遣兵北守金牛、二月、湯將軍取旻龍伏
監、奪覃星温湯関、三月、楊子章次夔州大溪口、分兵亦甲
山及白鹽山、兩道入、而身與王簡等進攻瞿塘、戰不利、征
西將軍曰、今失勢、仰攻寔難、不若俟秋後水落稍便、征虜
前將軍至陝、揚言出金牛、諜青州果陽空虛、階文守備單、
遂掟趨陳倉選精鋭五千間緣山谷走晝夜直抵階州而
大軍繼其後。一戰敗之。虜其將雙刀王等十八人。平章丁
世真遁去。階州下。急進、距文州三十里。世真斷白龍江以
拒我師、友德脩橋以渡、世真復屯險五里関、我都督同知
汪興祖中飛石、死、友德怒、奮擊、破之。世真復數騎遁去、拔

文州命朱亮祖益助友德進克隆州狥下江油彰明二縣
都督藍玉夜襲綿州乘守將向大亨內擾綿州下兵至漢
江不得渡而軍中造船百餘艘船成以水牌數千書克階
文日月按江報瞿塘將士夏戴壽等聞階文破急抽瞿塘
精兵還援漢州留老少守關兵未至而友德已逼漢州令
曰援兵遠來勞困大亨新敗洶洶一戰可克也果敗戴壽
兵援漢州于是壽大亨走成都臨江侯陳德追敗之獲其
卒三千馬三百復擊友仁于古城斬虜二千餘人友仁入
保寧固守友德兵乃抵成都夏金州守將俞思忠等率其
官屬軍民三千三百人來降捷至京師先是征西將軍和

克。歸州。峰。火。山。寨。分遣南雄侯趙庸、宣寧侯曹良臣、及周德興、悉平諸洞寨。庸至中途、返、太祖以和等逗遛、賜詔激之、曰、傅將軍冒險深入。克諸州。次于平州。蜀已失險。今汝水落。豈不誤機事。前語不聞乎。何怯之甚也。和猶未决、及得木牌瞿江。乃與永忠進白鹽。伐木開道。趨夔州。分軍為前後陳。夏守將鄒興出拒、前軍既接、後軍分兩翼旁擊之。興敗。明日、復併兵攻之。殺溺甚衆。進瞿塘。暗遣壯士數百。舁。小舟。踰。山。嶺。出。其。上。流。人。持。乾。糧。帶。水。筒。以。濟。渴。衣。青。蓑。象。山。木。色。魚。貫。出。巖。石。間。夏。兵。不。覺。也。度其已至。乃盡銳出墨葉渡。夜分兩道走水陸營。船頭皆累鐵。置火器而

前黎明、夏兵盡銳逆攻、則已破其陸寨矣。比上流出所舁舟揚旗鼓譟下、夏兵出不意、大駭、下流舟師並進、飛橋鐵鐵索須臾鎔斷、夾擊、大破之、虜其將蔣達等八十餘人、斬首千餘級。鄧興中矢箭死。飛天張遁去。永忠入夔州、與湯和約、步騎舟師並會重慶。永忠進搗銅鑼峽、夏主昇大懼、右丞劉仁勸昇且奔成都、昇母彭氏泣曰、勢且旦夕、往成都何為。遂決計納款。永忠須湯和至、昇乃面縛啣璧、與其母及群臣詣軍門降。承制撫慰、下令將士不得侵掠。先是文州復為夏丁世真所陷、指揮朱顯忠曰、豈有弃城。朱僉事扎、累創血戰、力竭、為亂兵所殺。征虜前將軍以兵援之

復走世真。七月、圍城都。壽大亨等以象載甲士列陣以拒、友德令弓矢火器衝之。象反走。蹂夏兵。夏兵多死。會重慶旋至。壽等知昇已降。乃藉倉庫。遣子納款。次日、詣友德軍門降。得士馬三萬。分兵狥州縣之未附者。夏崇慶知州尹善清獨拒戰。擊斬之。乙丑、明昇等至京師、命禮官定受降禮。禮部攷孟昶入宋故事。擬昇午門外進表待罪。宣制釋罪。賜冠服。引入冊墀。聽宣諭。太祖曰、昶專制國政、所為多僭、昇年幼、事由臣下、宜免其。叩頭伏地。上表請罪之禮。授昇為歸義侯。賜冠帶衣服及居第于京師。已而夏丁世真、猶率餘衆。冦秦州。為其帳下小校所殺。中書省奏請行賞、

太祖曰、殺本曾不義何賞、而憂吳友仁尚據保寧以抗、湯
傳合兵共克之、執友仁、蜀地悉平、十月、班師、諸將各上所
獲、凡銀印五十八、銅印六百四十、總制府七、元帥府八、宣
慰宣撫司二十五、州三十七、縣六十七、官吏將士五萬九
百八十、馬騾一萬三千八百餘匹、以吳友仁始終漢中起
兵端、誅之、餘發戍徐州、低昂諸將傳第一、廖次之、顧時以
下、迤藏、贈汪興祖東勝侯、
論曰、元末、鍾大明、韓小明、大小皆明也、而昊珎以明眼
子、傲蜀中、有眼無眼皆明也、搥以啓躉奎婁之運、卒也
李闖六失一眼、與王真同暗、而因而失明、旻与李得失

異。何。者。是真之封瞿塘。以義終壽輝。事頗正。顧減稅下

賢。留心禮樂。郁然成文。諸偏安之主不及也。太祖手畫

階文之策。固自易傅而難。湯走。閩。與試。險。未。可。以。一。律。

論。矣。李廣已急遇。函而敗。别道。命也夫。

罷惟録列傳卷之七

逸運外臣列傳摠論

殷有三仁兩受周封與夷齊始末頗異而於是二心其君者有辭矣而非也微之抱器有之古得人國無盡戮其至親之法不過去位遯荒曰歸周了人之言也時武庚封殷方在三監抱器之時豈預知其終而思得地為宗祀計曰、以存宗祀後世之言也箕陳洪範未嘗受周封也及後東蹈海從之者衆周不得已因而封之然則箕無賴乎周之封也周人曰封之耳狡童之歌語氣似指武庚舊相傳似毒詈其故君非情矣白馬之朝其後為宗祀歷也宣尼稱

殷有若曰、周不得而有之周不得而有之無惡乎其不有
之益以見周之大云 元末、諸臣就明不受官贊密畫至訃
預脩禮樂充考官參大典當從爲周陳洪範例之 至於稱
病不起自晦爲狂人蓋不見當從遯荒例之其受官故浮
相好稱上功德又當從洛民頑例之明不得而有之無惡
乎其不有之益以見明之大云若夫朝周而過朝歌從外
國之後也亦例也 而諸遜運之臣不入例

逸運外臣列傳

秦從龍

秦從龍、字元之、洛陽人、仕元、累官和林行省左丞、攺江南行臺侍御史、會兵亂、避居鎮江、丙申、王師下金陵、大將軍達且狗鎮江、太祖謂達曰、吾聞有秦元之者、才器老成、勿犯○其○門○先令從龍從子汞之在軍中者○歸道意○尋令兄子文正奉○金綺○即○其○家○聘○之○從龍與妻陳偕○來○太祖躬迎之龍江○與同處王綵帛家朝夕訪以時政○從○龍盡○言○無○隱○既而太祖即元故御史臺為府、居從龍西門外、用為南臺侍御史、○不○受事無大小○悉與諮謀○密○書○漆○板○問○答○左○右○不○知

也。常稱。先生。而不名。或一至其家。禮遇甚厚。乙巳。告還鎮江。握手郊送之。病卒。年七十餘。上聞驚悼。已而臨哭之。命有司厚卹其家。

論曰。以白衣陪帷幄。古有之。乃用勝國遺老。曲賛朝夕。必不受組。而安之不疑。則更難。朝夕。此不受組者。而亦安之不疑。却不使疑。從龍知天。能不虧其節。太祖下士。而有遇之形骸之外者矣。遣子奉綺。躬迎龍江。無異三顧隆中。然而伏龍。國未嘗蒙一命。誰家也。以潛溪之篤學而竟不終元之仕。元位不卑。故未常于底定扶敉之績稍有成驗。輒以隆于渭濱莘野之列。此中相信特微卒

之禮遇不衰。驚悼臨哭。同于中山諸王。嗚呼。此所謂帝
臣不蔽者歟。

[illegible]

[illegible]

陳遇

陳遇字中行、先曹人、高祖義甫、宋翰林學士、徙建康、父辛之、元淮南鹽課提舉、遇資禀純粹○博通經史○尤邃先天之學○元末、為江東明道書院山長○温州路學教授○兵亂歸建康○扁其室○曰靜誠○人因號靜誠先生○每夙興○焚香叩天○願蚤生○聖○人○救○世○太祖渡江、御史秦元之薦其學行才識以書聘之○曰、予惟胡元入馭○天厭其德○豪傑兵興○共爭疆域○黎庶流亡○天命歸予○提兵東渡○遂取基臺城○歷思自古創業誠难獨理○用是側席以求○爰定太平○先生世居江左○才兼文武○超越等倫○賢哲天生○實我良輔○倘以生民為念○應天

順人。敷陳遠略。非欽奮爪牙以驤武。其實資文德以安民。助成大業。列爵胙土。以報功德。與國終始。豈不偉與。拱侯車塵、起展素蘊、蓋丙申四月八日也、既入見、称先生而不名。輒預帷幄。益見親信。幸其第者三。甲辰、上即王位、賜冠帶、授供奉司丞、不受。戊申、即帝位、陳治道。以復中國先王禮教。為首務。三授翰林學士。不受。乃賜肩輿、選衞士十人、賛其出入、洪武庚戌春、承命往兩浙、廉察民隱。還朝。審有所陳。賜金幣、除中書左丞、力辭。辛亥、召對華蓋殿、賜坐、命草平西詔。賞賚有加。擢禮部侍郎、兼弘文館大學士、復辭。時西域進驤馬一、甚奇、引漢故事以諫。上悅、除太常少卿、

又辭。上不許。況吟良以從之。戊午、復除禮部尚書、固辭。上嘉嘆。連稱君子。且曰、士之有志節者。功名不足以介意。其卿之謂乎。朕不強卿。以成卿之名。自是不煩以務。每從容燕見。賜坐侍食。談說經史古今成敗孝弟仁慈事。時功臣每有過譴。力為解釋。得從寬宥者至多。上嘗諭曰、先生有子能來帶刀、備衛士之缺。對曰、臣三子皆幼、俟其讀書成立。以圖報効。當是時。寵遇之隆。雖徹侯上公無與比者。甲子秋、病作、詔太醫撫視。尋卒、年七十二、上震悼不已。諭賻祭。加東閣秘器。上所賜詩文翰墨甚多。并遇所著述、嘗燬于火、故所存無幾。子欽、誠、俱蚤卒、弟恭、字中復、嘗隨遇侍

上、由鄉貢仕至工部尚書、
論曰、陳汝煇辭于始而卒就辟、乃以迂滯、挨金水橋以
死、而或謂靜誠逃死、非真辭爵、論亦過矣、夫以故元遺
經果能逃死、而又不膺新組、廁諸公卿之列二十三年、爾
然于志、豈易言哉、而所為不強卿以成卿之名、三代以
下開創之主、不聞有此一言、遇精兵刑曆數之學、兼善
繪事、貌帝炤為一時特妙、李卓吾贊藏書称遇為名臣
第一、而主論似偏、然正己物正、天子誠不得而臣之者
矣、

伯顏子中

伯顏子中者、其先西域人、寓江西、家焉、子中少好學、業成、五舉有司薦、不第、行省辟授東湖書院山長、遷建昌路教授、慷慨談兵。饒技略。會江西盜起、行省馳拜子中都事。使捍治贛州。子中從諸生趨贛、贛已破、為漢、子中倉卒募吏民、與漢兵鬪城下、不勝、吏民死且盡、子中獨身間道走閩、時閩帥陳友定方聚兵。欲以固守報元。薦授行省員外郎。子中出奇計復建昌。因浮海抵大都獻捷。遷行省郎中、再進吏部侍郎、持節發廣東何真兵使救閩。至則我將軍廖永忠已破降真、子中跳。墮馬。折一足。不死。致軍。廖將軍欲

脇降子中不屈義而釋之遂变姓名冠黄冠游行江湖間元之故臣義人哀憐之為傳致食太祖数徵求子中不得則録取妻子浚被庭矣子中竟自匿不顧曰、吾元臣死元分耳賍鴆自随會事稍々觧、子中乃遣還里中、而上令郡國臚舉故元者碩不應者坐大辟論會有言子中歸狀、上使々持詔、以幣聘子中使者至子中唶大泣曰、死晩矣乃以詔汚我歌詩七章自鴆死

論曰、子中猶之死元節者也廖将軍以其不屈義而釋之比于太公望之扶叩馬浚世称商山二義以周開國而存商山二義周之大也釋子中以見有明之大也於

以徵和。繼之幣聘。原非得之其心。誠以其奇計可任。而終
不可得。歌詩七章。其音哀以切。和之危太樸。履聲。故自不
同。是年、上語禮部、為國得賢。不如進賢。朕臨御十有二祀
矣。諸博學老成。居德藏光。甘于窮餓。不肯輕出。其悉心推
訪。于是江西布政使沈立本下聘子中云。

簡祖英 高彬

簡祖英、廣東東莞人、元江西都省員、從何真、起兵障鄉里、王師既下廣東、廖將軍永忠徵祖英詣闕、上宴勞之、賚以金帛、授建平知縣、祖英上表謝。臣九歲失怙。長食元祿。為何真參佐。廣城被賊。一門妻子五人殞命。臣母被賊拘留。幸遇聖朝維新。狗鼠血鉄膏鑊。臣母得以生還。瓶鳥再劬。臣雖九死。其何能報。陛下錄臣。寄以民社。此臣効命之秋也。而臣俛頸懸忍。不敢受命者。寔以常事。故元瑕舋已深。臣今年四十有九。而臣母八十有一矣。陛下誠孝治天下。仁懷遠人。憐西日之短期。予北堂之私歡。臣母子抵目清

平。謳歎日月。上憐其誠。俯從之。其時何真部又有南海人
高彬者。故為萬戶。至是行賈走江湖。朝命。徵為武職。固辭
不受。久之。把筆學詩。隱居課易。
論曰。祖英同事何真。歎而祖英被徵不屈。陳情書稱
故元而不云偽朝。卓乎不撓之節。較前此之陳情而更亮
以一吳。俯從其志。以孝示天下哉。而彬課易。知興衰得
失之故矣。

蔡子英

蔡子英、永寧人、元末、嘗舉進士、擴廓丞相開府河南辟叅軍事、累荐遷行省叅政、猶不離丞相幕從定西、爲我兵所敗、與丞相失單騎跳關中、轉入南山、久之、爲人所覺、捕詣京師、渡江、一夕脫去○變○姓○名○聞○中○、爲○人○賃○舂○時即求元遺臣急○復迹得之○械湯將軍和、長○揖○不○拜○湯將軍怒、抑使屈膝坐○不○屈○火○灼○其○鬚○且○盡○嫚○罵○自○若○子英有妻、流洛陽道中○求見子英○子○英○叱○不○顧○曰、吾○故○無○妻○已建至京、太祖令置外舍沐○欲官之○子英退而因舍人上書曰○皇帝廓宏度○曲宥亡國之臣○不○自○死○懟○負○皇○帝○徃者軍敗見收○漏命

及下荊棘之恩延及七載重勞吏卒搜捕自外大化皇帝
不即下司敗使得以巍冠待罪外傳傾否賜新授骨封函
死且不朽臣觸瘴癘疾迷予心志藥石罔觧竊惟少本書生
奪志行伍遇辱北師知蒋仕底七命躍馬食肉十有五年
進不能効尺寸啓國家之論退不能畢命枹鼓愧封疆之
臣一遘板蕩醜類失節皇帝既平昭武功下有司髂學校
褒予死節風示後世豈以杳俊盈列侍臣為多令七命俘
鹵玷維新之化詔皇帝幸哀憐臣母血稾御而以援瘴海
禦魑魅無人之境臣若茹薺書上太祖蓋重之陰戒舍人
謹事予莫乞慰以旦夕問起居母令天下謂我有殺義士

名。自是每夜深、號不止。舍人危之。子英曰、吾自念故主耳。乃具狀聞。上嘆曰、吾何善。一。蔡。子。英。彼。嘐。嘐。泉。下。謷。我。哉。縱。出。塞。追故元主于和林。

論曰、子英徒自晦耳。未嘗有所為也。以嫚罵之後。沐外舍而欲官之。閑国五賢無方。大都出此。子英所上書。婉折而嚴。痼疾迷心一語。千載不化。若夫縱出塞使追故主。譬。之。周。初。善。夷。齊。興。居。封。武。庚。于。殷。使。歸。事。之。則。夷。齊。猶。以。武。庚。從。周。得。封。不。如。採。薇。之。為。愈。也、此時和林未。勦。子英較商山差幸。以。為。得。依。故。南。向。我。者。而。未。嘗。屈。

張昶

張昶、宛平人、以故元户部尚書出使方國真海上、我游卒獲之、以聞、上愛其才、傾心任之、使叅政中書、凡軍府事為昶裁定者十七、上倚昶、日三接、昶故盡心為上摹畫、即獨取上旨行之、或不至聞白、李善長楊憲與同在中書、頗浮相好、昶遂私語憲、吾故元臣、意不能忘、故君妻子存沒不察、憲佯為惻然、昶益吐真、久之、聞元主以昶死、贈昶官謚、擢用其子、昶益慨之、遂陰欲弱明以報元、詐使人稱上功德、勸以及時娛樂、劉基曰、是欲為趙高也、焚其書、昶皇惧、不自安、意欲中基自固、不得間、上遣元平章長壽丑的歸

元、祖乃潛附書、請又擴廓兵襲金陵。憲候祖病、勾得祖手牘。遂發之。而所使上書齊翼嚴者。矯上旨劾基事亦敗。并祖磔於市。

論曰、高漸離頗賛荊卿匕首。千古望見。光武未為蕭王時、涕淚枕蓆。不忘兄弟之仇。而隱忍效命。自平王郎後。然後不及兵革。與張祖之謨畫裁定有年。跡相近。成不成命也。景御史之妻蛇侍班。倘非緋衣之故。得行書誅之刼。未可知。與祖内外分。而志節則一、

楊維禎王彝劉于徐大年沈夢麟滕克恭王桊陳亮周玄黃汪玄害泰王佣克
寬趙濂朱右朱世廉梁寅趙汸陳謨周南老俞希魯

楊維禎、字廉夫、浙江會稽人、通春秋、元末、署天台尹、改錢清塲塩司、歷江西儒學提舉、未上、會兵亂、棄官、縱游山水間、自稱鐵笛道人、吳士誠聞其名、不能屈○撰五論○示以成敗順逆之意○国初、應名、脩纂礼樂○僅百日、疾作○、作○老婦辭○見○志○上笑而遣之○還雲間九山行窩、疾革、猶援筆撰帰全堂記○擲筆曰、九華伯潘君招我○泊然而逝○所著有四書一貫録、五経鈐鍵、春秋透天関、礼経約、君子議、歷代史鉞補○正三史綱目○冨春人物志、諸集數百巻○為文以先秦両漢

為准。於詩尤號名家。晚年益放達。酒酣耳熱。令侍兒謌白雲之詞。倚鳳琶和之。所藏名画、西隣竊之、已露、曰、彼所好不俗。謝不取。或偽為其文淂金。曰、誠為之矣。獨嘉定王彝、字子常、學以自得為主、叱廉夫、所著為文妖、預修元史、以母老乞歸。卒、不終、水東日记載廉夫正统辯、為萬世公論。

劉于、字允恭、江西永豊人、元曾魯稱于嗜義如飢渴。右丞余闕甚奇之。荐授泰和學正、既而曰、中原亂將作矣。謝官帰。国初徵、以。病。辞。再徵、至、講書称旨、歷考試福建廣東、上欲官之、于伏對曰、臣前朝曾應進士舉。試南宮、不利。今幸逢有道之朝。豈不知稍效奔走。但犬馬齒衰。勉強應命。終

負大恩。固辭、上熟視曰、誠老矣。盡賦詩見志。詩上、上悅。命

太常賜酒、放還山。

徐大年、浙江淳安人、奉詔預脩元史。史成。命官之。大年以

老病辭。乞還鄉。詔與宋濂、蒐脩日曆。大年長於本末義

例。識會通。首尾無衡決之患。事畢、賜金帛還山。又沈夢麟、

元末為武康令、入明、五司閩淛文衡。一主會試。九十三而

卒、滕克恭、為翰林學士、入明、一主河南鄉試。一百餘年而

卒。咸不就職。

王恭、字安仲、福建長樂人、與閩縣周玄、鄭定、福清林鴻、侯

官黃玄、王褒、唐泰、永福王偁、及同邑陳亮、高秉、號十才子、

恭自號皆山樵者、强起、預修永樂大典。王偁戲之子無以
會稽章綬耒耶。恭謝曰、山中斧柯幸自無恙。大典成、試詩
高第、授翰林典籍、不就。盧陵解縉稱之以為朝陽之鳳云。
十人中、亮字景明、奉召、謝曰、唐堯在上、下有箕潁、再召不
起。因作讀陳摶詩以見志。構小樓曰楮玉、克四方名書畫
其中。預九老社。詩有陶孟風。鴻字子羽、每護其党、曰、此自
我家詩。歷膳部郎中、定字益宣、善擊劍、工篆隸、嘗為陳友
定記室、帰朝、仕國子助教、褒字中美、預高廟寔録及永樂
大典、歷漢府紀善、而秉字彥㤝、後改名廷礼、淹博、工書畫、
事親孝、所選唐詩品彙、唐詩正声、具有倫鑒、與二公恭偁

俱不仕、

汪克寬字仲裕、祁門人、元郷薦、著春秋經傳附録纂疏、易有程朱傳音義考、詩有集傳音義会通、禮有禮經補逸、綱目有凡例考異、學者稱環谷先生、預修元史、成、有官禄仕、力辭不受、

又同修元史趙壎、朱右、朱世廉、咸不受官放歸、

梁寅字孟敬、江西新喻人、元郷薦、貫穿五經、世稱石門先生、又稱梁五経、隱居教授、著周易恭議、詩書演義、周礼考註、春秋考義、漢唐以来君臣事畧、元史䇿要、國初、徵考禮制、成不受職、引病、或有入官、就寅請教曰、清慎勤、居官三字符也、

趙汸、字子常、南直休寧人、元末不事制擧、就學於九江黃、

楚望、渴聞易春秋疑義。專求放心。時江南大亂、起輔汪同以兵保鄉里、嘗論用兵。不能據天下大勢以定攻守之宜、不和智勇任將帥而使臺省貴人郡縣俗吏共持軍旅之權。為南中時弊。丙申、太祖克定郡邑、汸寓柯山。屢徵不起繼以議礼召、復辭。預修元史。竣事請歸。卒。汸於春秋、謂左杜主史釋經、而不知筆削本旨。公穀知求筆削之旨、而不考魯史舊章。俱不能無弊。廼離經析意、分為八類。辨而釋之。名春秋屬辭。以著聖人取義之要。作春秋習傳十五卷以明聖人經世之志。著左氏傳補註十卷、師說三卷、以為學者求端用力之階。其於易經作序卦圖說。及經文闡端、

乾坤屯三卦。稱東山先生。

陳謨、字一德、江西太和人、國初、徵議礼、屢應聘為江廣試官、宋濂等交薦為國子師、不受職、病歸。著有經書會通、詩經演疏、及海桑集、世稱海桑先生。又吳人周南老、議郊祀礼、放歸。

俞希魯、元茂才、歷永康令、明初徵問政教之要、以贖辭歸。所著有聽雨集、

論曰、國初往々以庶人往役之義、入參議礼考文之職、頓難以北面屈之。九人中廉夫之學更大。以五論諭平江成敗順逆之故。老婦有詞。白雲有歌。歸全有記。樂天。

知命出處較然可為合道者矣時東山先生之致知未審与王新建同異然其論時弊恰中專求放心或亦不誣劉子之知幾謝官徐大年之長于本末王恭之斧柯無恙汪克寬之環谷著書梁寅之隱居教授皆著述巨手而中懷不降不辱之義非但以丘壑自了者至於陳謨稱海桑先生則明以感運為名而不犯時忌始知明識字不以筆墨枉人希魯以贖辭暗於撑君矣寧贖哉

宣昱 魯道源

宣昱、字彥昭、淛江浦江人、元末、判平陽、所需家致之。有儒生者、獲直其訟、畫菜一本獻之、謝曰、領子意足矣。菜不敢受也。改判溫州總管府、賊破城、被縛、欲殺之。民爭為乞命。得免。歸卧孫并山。國初、名起官之。辭。疾不受。已為姻家所連、被逮、獄死、

魯道源、名淵、以字行、淛江淳安人、元進士、丞華亭、以亂棄官、與劉基善、同基觀乾象湖中、基薦、名赴金陵、辭。不受爵。太祖怒、命與數人並擢草庭中、諸就廕、道源寧暴烈日中、不遷徙、太祖使人探知之、曰、蚩。遺。之。去。貧不能朝夕。訓蒙

終其身。
論曰、彥昭道源、寧被罪辱以死。曰、非吾家萊也。曰是他
家草也。

葉顯葉儀葉兊金信吳海杜璦楊恒徐舫周良卿林

清

葉顯、吳縣人、初以游學与耿炳文善、為元和靖書院山長、後炳文貴、鎮長興、顯避乱、往依之、炳文欲荐試用辭曰、時去勢違徒取辱耳、卒不出

葉儀字景翰、浙金華人、國初、城下、召為五經師、以老病辭隱居養親、所著有羣經指要讀詩記學庸藂漸栢軒集世称純孝先生、吳沉嘗云、儀理明識精、一介不苟

葉兊字良仲、浙寧海人、通經濟、尤精天文地理卜筮之學國初、以布衣獻策太平、有一綱三目策、上奇其言、欲留用

之。固。辭上不强、賜金幣、歸里。
金信、浙蘭溪人、國初、以茂才舉、不。應。隱金華之優游洞。以
詩自娛。學者稱為漫吟先生、其友朱守應辰詩文與篆籀皆
典古、辟郡掌故命書符印、不。受。職。歸。
吳海字朝宗、福建閩縣人、以學行稱、元末、絶。意。仕。進。貢師
泰輩咸嚴重之、國初、部使者薦于朝、力。辭。不。就。嘗摭古人
盛德事、名曰本命錄、謂培其本而司命無權也。又著書謂
楊墨佛老、為六經之賊。管商申韓為議道之賊。遺事外傳、
為史氏之賊。支言蔓說、為文章之賊。統。名。書。禍以尼山為
學者所歸。自號魯齋。

杜瓊、直隸吳人、又名玉、終身不言玉也。嘗割股愈母病。洪武中、下詔求賢。瓊辭。不就。學者稱東原先生。卒、里人私謚淵孝、

楊恒、字本初、浙江諸曁人、風采俊爽。以倡道為己任。國初、就浦江鄭氏觀家法。州牧楽鳳聘為學師、不就。鳳不得已。令閭右子弟。即其家問道。兼與論酌時宜。御史唐鐸辟。不。起。與宋濂友善。欲荐預國史局。辭不受州縣辟乃止。

徐舫、字方舟、浙江桐廬人、戴黃冠、披白鹿裘、高寄獨是。兼嫺録劍。工詩歌。行省参政蘇天爵欲荐之。匿。去。宛陵故人羅氏率五百指來避兵。輒衣食之。病為禱藥。死為殮殯與

青田劉基友善。基与葉琛等奉旨應召、過桐廬、舫野服揖基于江上。基欲引之同出。笑而不荅、語數侵基。遂遥不見。自稱滄江散人。

周良卿、建康人、素有德行、世號三老。國初、大蒙礼遇。不受官。歸隠。

林清、前元侍郎林誌子也、元末、不仕。入明、變易姓名。匿呉之某寺。郡守甲、偶審册、即寺見而異之、以册幺、號八、適用、八、音、字、令為詩、清應声曰、金紫何曾一掛懷。石田茅屋自天開。綠竿釣月江頭住。竹杖挑雲嶺上來。匏宴早收栽藥圃。土花春長讀書臺。草餘一點浮雲意。木筆題詩酒數杯。

郡守歎服且嘉其艱貞移日物色之已脫屣去矣

論曰顯不愧元山長儀彜親爲五經大義第一允身隱而文見矣信應辰海瓊恒皆不應徵台顧絕不作王賓韓奕等貧賤驕人習氣躭樂散人良卿附三老清寄僧寮此十一人學行醇美盛世羽儀哉太祖嚴光論大不賞其隱綸乃各令自遂其志國初作人之法以变用之如此

高明湊見心李徵臣

高明、字則誠、永嘉人、登元至正四年進士、歷慶元路推官、以文行稱、方國真作亂、避鄞之櫟里、以詞曲自娛、因劉後村有死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唱蔡中郎之句。遂填詞琵琶劇本。以所善王四。既顯棄其妻。贅于太師不花家。作此以諷。琵琶字頭為王。四。元人呼牛為不花。故託之牛太師云。太祖嘗遣使徵明、明稱心恙不就。使者湊命。上曰、朕聞其名。苦明無福。亦不強。明卒後、有以其填詞進、上曰、五經四書如五穀。民間不可少。此劇也珍羞。富貴家亦宜留覽。以義在忠孝也。明以冠百劇云。

濩見心、本名天淵、能詩文、仕前元爲學士、元亡、遁去、慶爲僧、鬚長尺許、不薙、上召見、異之、曰、剃髮除煩惱、留鬚表丈夫、上弗罪、

李徵臣、揚州人、前元歷官翰林待詔、洪武中、不肯歷家屬盡累死戍、徵臣寧夏、永樂初、有丁學士爲上寵重、間誰薦學、以徵臣對、上召徵臣至京、且官之、曰、徵臣于洪武時不受官、今日義安得濩受官、願還行伍、上憐之、遣還家、對曰、徵臣久無家、賴依吳中故人盛景華、遂放去、景華遣其子弟從學、久之、語景華、行與子訣矣、何以處我、景華請殯之先人冢旁、怫曰、殯以歸之也、吾何歸、景華曰、請葬之先人

塚旁、曰、是矣、握手逝○

論曰、高明心恙○天淵髮除○徹臣篤學○明○無○戊○申○前○元○以○

三○人○躋○華○簪○奕○世○矣○而○獨○以○其○傲○張○有○明○之○寬○仁○